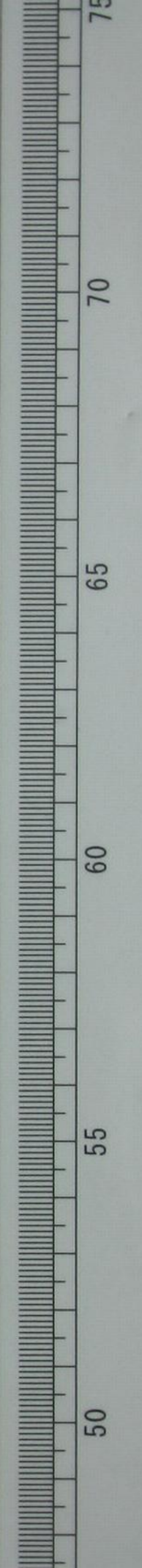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7
8



29-8 止



文庫 17
W/37
8

櫻山文庫



杜詩闡卷二十九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閣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至三年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前至東屯檢校
此至東屯收穫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

二句從驛次

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

池

二句復至東屯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

二句在築場看斂積道之景

一學楚人爲

二句復至東屯之事

010185186917



我往來東屯都為農事是歸田客也東西有水陸之隔故船渡之後又須騎馬幸江邊有驛次馬可借耳我渡江而來非子猷之訪戴安道我騎馬而去似山公之向習家池蓋將望東屯而往也山險故風煙早合非馬不行天寒見橘柚已垂獲何容晚夫築場斂積納稼之常楚人何獨不然楚人所為無一可學學楚人不過此斂積之常耳理生之道聊從俗云

短景難高臥衰年強此身從復至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

新二句到東屯之事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

實為鄰四句復至東屯之感

衰年宜高臥矣今僕僕東屯者迫於短景農事難緩勉強為此耳惟是山有嘉栗餉客嘗蒸澤有介麋佐饌不乏而况世路早知交態甚薄若論門庭何煩上客頻來不如與牧童田父輩共為蒸栗射麋之樂不亦可乎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獲稻功之故築場憐蟻穴拾穗許

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廩慰飄蓬

六句總承獲稻句

我暫歸瀼西復還東屯者由前日檢校尚有餘功也九月蟄蟲咸俯我築場恐於穴處者有傷所餘寡婦伊利此狼戾一聽無食者拾取蓋穴蟻堪憐村童尤可念也有玉粒一落杵光輝燦然有紅鮮纔除芒子粒可數於以炊之可扶老病所云老藉軟俱勻者信不誣也於貯之足慰飄蓬所云嘗新破旅顏者今果然也復還東屯為此故耳○按公種稻皆在東屯讀補稻畦水及督促耗稻兩詩皆東屯也雖卜居瀼西有春耕破瀼西句其實瀼西未嘗種稻蔬果居多蓋瀼西石田不可耕東屯水平土沃米冠蜀中故兩次還東屯皆曰歸田黃鶴以茅堂檢校收稻為收瀼西之稻復還東屯刈稻為刈東屯之稻微論公非老農不若是之貪得即客居旅食臧獲寥落亦無僕僕東西兩處耕種之理瀼西蔬果責成豎子東屯稻禾責成行官公詩了然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四句
了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四句

懷詠

此收拾歸田諸作。稻刈矣。一望田畦。雲水皆空。但見一川如舊。對石門而若案耳。稻既刈。草木疎矣。寒風拂之。稻既刈。雞豚散矣。旭日照之。其如農務雖息。戰伐未休。何聽野哭。知其初聞戰也。初聞戰。哭聲如是。戰後可知。聞樵歌。不過稍出村也。稍出村。十家九哭。歌者偶耳。亂離如此。我無家之人。一任乾坤。聊以詠懷而已。

柳司馬至

柳司馬必柳宗元。父柳鎮也。按宗元傳。父鎮於肅宗平賊時。上書言事。擢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時公在夔。柳司馬更無他人。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二句柳司馬至。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

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沙城。幽燕惟鳥道。商洛少行人。六句

承問字述 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戀主寸

心明。四句

吐蕃寇靈州。兩京消息斷矣。幸司馬歸峽。我得憑之問信。司馬答曰。吐蕃入寇。逼近京師。東都函關為扼要地。朝廷於此出將。涇陽一帶地屬密邇。郭子儀率甲士鎮其地。渭水亦復屯兵焉。不但京師邯鄲亦設備矣。邯鄲雖屬晉。恐有河東乘機起者。至邏沙為吐蕃城。於此設備。於彼和親也。若幽燕則路已斷。惟鳥道可通。商洛則兵已滿。行人亦少。由兩京及河東北。備吐蕃如此。我聽司馬言。冀一奮身為朝廷效力。無奈老病相尋。一身無補。仰見霜天炯炯。直到宮闕。我戀主寸心。亦與俱耿。豈曰老病。竟置國難度外耶。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二句近供生犀翡翠

稀復恐征戍干戈密二句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

時朝蓬萊殿裏諸王將才如伏波不得驕四句見不

猶憶廣德年間中官呂太一作亂廣州自平太一之亂南海貢珠三年不絕近者所供犀翠又復稀疎夫豈南海不來享復恐征戍者干戈密之故也若此呂太一之禍必復見於今日夫蠻族動搖當置不問况其酋長歸順者雖世授刺史而道里遼濶異於中原不必更責以時朝之禮今日蓬萊殿前掌神策軍者是亦呂太一之流未必是馬伏波縱使才如伏波亦不必勤兵於遠况非伏波焉得驕哉○蓬萊殿裏將指魚朝恩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軍來何遲令

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巖風折喬木泉源

泠泠雜猿狖泥濘漠漠飢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

面難再得以上久雨不至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

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

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峗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

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以上惜其有才不見用憶昔范增碎玉

斗來使吳兵着白袍昏昏闔闔閉氛祲十月荆南雷怒號

四句述時事
結挽久雨
空山茅屋天雨蕭蕭冀得銳頭將軍似武安君者一來慰我將軍來何暮耶惟有黃霧亂雲巖風折木狖猿雜處鴻鵠啼飢似此歲暮窮陰人生幾何會面之難如此猶憶前者將軍抽鐵絲射白鹿我因坐皮知子歷險之績就格獸服子應弦之能以爲安得突騎五千眉骨峗然皆如銳頭將軍者走平亂世一豁主憂乃將軍曾有

范增老謀恨不見用徒碎玉斗所以諸將叛亂如侯景者皆擁白袍竟使閭閻氛祲不散至孟冬雷未收聲也夫十月怒雷世亂所感蕭蕭久雨能不懷我將軍耶○時杜鴻漸薦崔旰崔旰入朝故有閭閻氛祲句王將軍在成都鴻漸不用以平崔旰亂詩言如此篇中黃霧亂雲殺氣蔽天之象嚴風折木大將失律之象猿猱雜處小人竄竊之象鴻鵠苦飢民生失所之象都借雨傍時事說

虎牙行

公自注虎牙灘名蕭銑僭江陵自屯兵於此後常為屯戍之處

秋風歛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

牙銅柱皆傾側

四句出虎牙灘

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宵窈溪谷

黑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霜雪逼

四句寫虎牙灘之景象

楚老

長嗟失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

竿滿雲直

四句屯戍

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

十年防盜賊

三句屯戍之故

征戍誅求寡婦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三句感時作結

秋風一吹天地之氣慘無色矣直至風撼波濤銅柱傾側甚者巫峽峯巒皆為黥澹鳥獸山鬼莫不苦寒於時楚老因凜冽憶炎瘴即角弓之愈勁知秋氣之彌高當此虎牙灘上屯戍未休遙見石城之間旌竿如樹所以然者昔年安史突騎曾獵青丘此後吐蕃鎖甲再圍丹極十年以來盜賊未息此虎牙灘上屯兵難撤耳征戍未休誅求彌急能免寡婦苛政之哭遠客窮途之涕哉

寫懷二首

勞生共軋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

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

以上說鄙夫

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

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谷北用心霜雪間不
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

鈎曲曲直我不知負暄候樵牧

一段寫懷

萬物勞生共處天地風俗有何足異自趨競者起天地之大遂苦羈束因有貴者形賤者而賤者悲有富者形貧者而貧者戚究之富貴貧賤及其既盡同一骸骨生而謂死而哭何常之有鄙夫自到巫峽倏忽三載苟全性命留滯他鄉已忘物情榮辱不計以言仕宦老絕朝班以言養生日供脫粟棲身則編蓬郭外多病故採藥山間用心霜雪之餘不過勞其筋骨豈必條蔓之綠以爲他日參苓無安排也順幽獨耳何貴何賤何貧何富何榮何辱之有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封公侯願爲達士則何利願爲小人又不可庶幾曲直兩忘如樵如牧我負暄候之矣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

四句起興

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我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天寒

行旅稀歲暮日月疾

四句自寫

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虱古者

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

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以上諷世放神八極

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非合仙術

四句寫懷之指

方夜坐對月忽焉驚風翻白日出明月安在當其夜深羣生皆有一宿及乎日出飛動各有所爲凡以營其私耳我豈無私其如天寒旅稀日月又迫何夫人多營者皆爲榮名故因而賤者思貴貴不得則起而攘貧者思富富不得則起而爭大者竊侯小者竊鈎世亂紛然奚啻蟣虱古者三皇之世淳淳悶悶鼓腹而遊志願已畢結繩起而機巧生機巧生而膠漆之固者從此而構龔作偏於燧人多事董狐之筆又繼結繩而起推燧人董狐之意本以防奸記惡耳豈知奸以防而益奸惡以記而彌惡譬彼燈燭本驅飛蛾乃燈燭既張飛蛾轉密彼

仙人者不但無曲直是非貴賤貧富并死生而盡空誠
放神八極齊一死生有如往還而已何仙術之不合哉
○孫楚詩齊契在今朝註引說文契大約也言齊死生大約在於今朝終契即齊契意如往還即生往死還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穎李十
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
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
脫瀏灑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
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神文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
玉貌繡衣况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
知波瀾莫二撫事忼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張旭善草書

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
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
地爲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
雷霆收震怒罷若江海凝清光以上叙公孫之舞絳唇珠袖兩寂
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
與予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以上臨穎美人之舞先帝侍女
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來似反掌風塵瀕洞昏
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以上追叙先帝金粟堆
前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

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爾荒山愁轉疾

六句自傷

昔有佳人為公孫大娘者每舞劔器震動四方不但觀者沮喪即天地亦為低昂焉抑而下如后羿射日落而雷震震於上而昂者還其昂忽然收如江海凝於下而低者還其低一低一昂頓挫獨出如此今絳唇珠袖不復在矣獨有弟子傳其芬芳耳弟子何人臨穎美人今在白帝城者是妙舞此曲神彩飛揚所謂如羿射如龍翔如雷震如江海者公孫已盡授之美人故妙舞揚揚波瀾莫二如此顧予何知美人之伎出自公孫偶於問答知其有本感時撫事不覺惋傷蓋由公孫氏於先帝侍女中為八千人之冠當年玉貌繡衣絳唇珠袖以妙舞侍先帝高頭宜春二伎坊內人皆推公孫為第一自開元五年至大曆二年為五十年時移事往樂盡哀來當時梨園弟子流落四方無一在者獨此臨穎美人李十二娘尚傳西河妙舞其女樂餘姿猶映寒日使人想見先帝高頭宜春之盛所可歎者美人猶是劍器宛然龍馭不還茂陵寂寞耳當此瞿唐石城秋草蕭蕭珠筵急管曲終曠野雖欲再至郾城問童稚戲遊之所重謁金

東甲先帝前之樂有足驚荒山自傷頹老轉加愁疾不可復得也

有歎

公自注蜀官軍自圍普遂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江東客未還窮猿

號雨雪老馬望關山

二句應客未還

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應兵常鬪

我壯志消磨不堪自問今日衰老亦聊寄人間耳何為至此蓋因天下紛紜兵戈常鬪故江東流落久客未還也窮猿失木老馬迷途回首太平恍如隔世深思武德開元之盛蒼生豈能再攀哉我之有歎誠此故耳○按水經江水東逕赤甲又東逕魚復又東逕巫峽又東逕夔城故曰江東客非弟豐在江左之謂武德為高祖年號開元是明皇年號不及貞觀永徽諸朝者武德為唐治之始開元為唐治之終舉武德開元列宗皆在其中想到武德開元即國風終想風亂極思治之微意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雲雨歇籬
中秀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梔子紅椒艷復殊鑠石
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以上園樹林香出實垂將盡葉
蒂辭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四句寒朝
衰顏動覓藜牀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
猿僻在楚山隅四句朝行感懷

園樹多矣其中時果雖無甘橘然而今朝江上雲雨既歇籬中秀色若畫屏然而况若桃若李蹊徑尚存若椒若梔艷色殊衆若藤鎖石有勁姿若松倚天有傲骨蹊者蹊徑者徑紅者紅艷者艷鑠石者鑠石倚天者倚天循籬一望真畫屏哉乃其間林香出實者垂垂將盡葉蒂辭枝者亦不重蘇豈非成功者退物有難強者所望
愛日思光蒙其一照猶恐清霜殺氣不免頓侵籬中秀色安能長保也我朝來行視自顧衰顏常須緩步既不
能如散騎入雲閣中乃倚徙園樹與啼猿共處雖有千株亦復何心也已○此即果園四十畝去夔時贈南卿
者兄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故畦遺穗蕩
已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

東六句魯國鷄鶡亦踏蹬聞道如今猶避風借客
黃鵠本摩天之羽高於五尺童已度越儔等今化為白鳧有類老翁為五尺童所竊笑白鳧非香稻不食今故畦穗盡勢必天寒歲暮泛泛波濤此時波濤中豈無鱗介白鳧鄙而不屑食故仍終日忍飢東西流落也故畦穗盡一至於此即如鷄鶡偶因避災止魯東門今久而不去豈鷄鶡之得已耶○黃鵠鷄鶡皆公自况公留滯

於夔正如鷓鴣踏踏宜乎不食
嗟來為黃鵠之飢寒失所也

冬至

年年日至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二句江上形容吾獨

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

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六句分應

年年日至年年為客未有不窮愁者獨此窮愁泥人不
去一似窮愁於我獨親然在此則江上形容偏我獨老
在彼則天涯風俗自為相親身居夔地親疎不入我日
至長為客可傷如此而况在殊方者杖藜踏雪在長安
者鳴玉來朝身遠關廷雲泥異路我窮愁泥殺人可傷
又如寸心折盡故國終迷亦何日免於為客窮愁也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到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鶴

錫飛急到沙頭曉關險路今虛遠五句弟禹鑿寒江正穩

流朱紱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三句自

自汝往藍田迎妻子秋來消息杳然今日荆州信到憂
方解耳鴻雁之影未來峽內尚未為真已連峽內是消
息真傳也鶴鷁之飛未向沙頭到未到尚未可知已到
沙頭是妻子果達荆州矣前此曉關之險誠畏其遠今
回首曉關已為虛遠我憂所以解耳前此峽江之流苦
其不穩今十月寒江正當平穩我亦乘此出峽矣及此
穩流我懷朱紱隨彩鷁下江陵汝黃牛峽之來信不必
至青春又傳矣喜可知也朱紱隨彩鷁亦寓急於趨
朝意公由雲安至夔兩年來此心日在朝廷一日歸朝
日簪笏一枝來於夜雨日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畱至弟
難得一枝來於夜雨日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畱至弟
到江陵尅期出峽從前神往并在此時故不覺喜極曰
朱紱即當隨彩鷁蓋公歸溪上未嘗罷官
出峽趨朝分所當然朱紱二字定非漫下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

國移居見客心

四句弟到江陵

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

吟巡簷索其梅花笑

冷藥疎枝半不禁

四句自述喜意

想汝由藍田下秦山雪正深也苦寒如此弟攜妻子至此者不過為就我之故雖他鄉而春色生焉但長安是故國弟從故國移居雖為就我之故亦見客心之不得已也我則喜甚喜形於手提攜如意舞矣喜形於口行坐白頭吟矣此時尚自舞尚自吟索誰其笑巡簷之際忽見梅花如見我弟因而共梅花笑如其弟笑夫梅花本無情之物今若揣知人意冷藥疎枝不禁舒放我其為冷藥疎枝哉

庾信羅含皆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

二句總

短牆若在從殘

草喬木如存可假花

此聯承首句

卜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

邵平瓜

此聯應次句

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結還喜字

弟移居江陵所居何處昔者庾信遜歸江陵居宋玉宅難舍於江陵築茅舍而居兩賢俱有宅也但為時已久今不知作誰氏居耳庾信羅含俱有宅也但為時已久但免暴露使二宅之短牆尚在無須更易且從殘草客裏移居但取庇蔭倘二宅之喬木尚存無用斬伐亦可假花夫庾信羅含遺跡固可求也若蔣詡邵平我長安故鄉人亦可師也當年蔣詡挂冠歸里蓬蒿滿門弟今卜築於二宅願同蔣詡之徑當年邵平為秦故侯種瓜青門弟今為園於二宅願如邵平之瓜春來秋去作誰家今直作蔣詡邵平家耳前弟往藍田曾與約曰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今正其時我雖病酒且為弟開勸酬之餘真有樂不可支者尚何怨嗟之有

別李義

按李義係道國之裔李鍊子也鍊在玄宗朝曾遣祭沂山東安公鍊宗室之賢義能繼美公係舒國後裔外孫別詩情見乎詞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實惟親弟昆中外

貴賤殊余亦忝諸昆

六句叙淵源

丈人嗣王業

丈人義父鍊

之子白

玉温之子指義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古

制敦先朝納諫評直氣橫乾坤六句義父子建文章壯河間經

術存温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河奔

六句李義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

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尊莫怪

執盃遲我衰涕唾煩以上叙別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

少干謁蜀都足戎軒悞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少年早歸

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餐猛虎臥在岸蛟

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為

爾吞以上規戒

高祖二十三年除早歲以事議存十一王中之賢者夫本宗為重外族則輕中表之貴賤雖殊子為道國裔孫我為舒國後裔之外孫親親之誼則誠忝竊昔者爾父鍊為丈人行能繼道國先王業今日子亦温然如玉也然則子能繼道國之業子父丈人實先之丈人在玄宗朝已蒙任使職領宗卿為國典刑無忝司直丈人嗣王業如此所以子有曹植文章河間經術其温克則富於詩禮其清骨則慮亦不喧今日洗然相遇談論快心也憶昔相逢子方襁褓曾幾何時便成丈夫顧我心方慰忽值離筵當此三峽冬春江山晦冥而况所往者又岷江源也今日崔旰雖已入朝楊子琳又復跋扈岷江為戎馬場荆棘地非賢者所宜干謁與其往而失將帥意不如來而叙親舊恩子少年者若見梅花使圖歸計慎此風水莫戀盤餐誠以猛虎蛟螭如崔旰子琳之輩可虞也王子幸自愛哉老夫困頓石根自分不復有為惟是生離死別古人所嗟今日發聲哭而又明亦謂子係神堯子孫道國賢王之後與予有中表之誼云爾○公祭外祖母文云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錢箋曰府君之外父者為府君外王父也據此則公為舒國外

孫之孫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尋封閬州謂司直往謁封閬州也封為閬州守後公送封王簿即封閬州之子公亦曰王簿前閬州賢子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驂騑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

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汎舟人胡為入雲霧八句惜司直與

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長卿消

渴再公幹沉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

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

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驚以上西謁巴中侯艱險

如陸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為天軍佐崇大王法

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造廣厦木石乃無數初

聞伐松栢猶臥天一柱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為我問

主人勞心練征戍以上尋封閬州

周時赤雀銜書入豐止於昌門昌拜受之此赤雀之遇也今銜書而來暮棲何樹赤雀失所矣所以然者服驂駟事天子倭遲周道臣子之職耳但司直係理官原非冗末三巴本絕塞豈為壯遊泛舟入此咄咄異哉所幸者姻婭相逢邂逅叙澗長卿消渴一見而瘳公幹沉綿一見而起清談入勝懷抱得舒其如伏枕方慰終成漂寓何况行路艱難熊羆載道遊子此行我心所為介介耳閬州為巴中封閬州為巴中侯司直此去西謁直陸步間况巴中主人具不世才舊為先帝所眷顧於行伍中拔為天軍佐封能崇大本朝法度不負先帝特顧之寵往年出鎮淮海清風到今是封本國楨幹大厦所需者今徒老其才於天柱峯頭亦獨何哉近日蜀中多故所在屯戍閬為梓益都會封且勞苦戎旃庶今日閬州猶昔年淮海昔佐天軍今練戍卒司直幸將此語

之封
侯也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

壑東逝無停流四句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

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四句羈四句青草萋萋盡

枯死天驥跛足隨鰲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奸雄惡少封公

侯四句流二句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二句應東

段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二句應天驥一生男

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

塵兒亦得用聖賢惡少
兩句意結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壑東逝無停流枯死天驥跛足隨鰲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奸雄惡少封公侯四句流二句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二句應東段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二句應天驥一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用聖賢惡少兩句意結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四句

樓城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二句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

舟二句出峽

江之來也遠度閣道城之竦也高出危樓故翠屏非晚對不宜白谷必深遊始會也於此有雁莊子一雁能鳴一雁不能鳴請殺主人殺不能鳴者處今之世不能鳴者或未必殺能鳴者或不能保故能鳴者反急急然也於此有鷗海上之人每從鷗鳥遊其父命子取玩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夫下則爲人所取不下斯可無患輕輕者惟不下飄然自得也雖然雁之急急當春思歸鷗之輕輕所在遠舉夷陵春色一動白帝扁舟我亦發矣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東南有龍湫北虎溪

二句所隱之處

我孫騎曹不

記馬業學戶鄉多養雞

二句言其能隱

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

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裹酒常攜

四句期與偕隱

蔗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

二句期與終隱

此更有何事似爲騎曹而不問馬其王子猷耶亦學戶鄉而多養雞其祝雞翁耶昔有龐公盡室而隱子是其人否更有武陵問者迷津夔是其地否所幸與我林居望衡相接採藥飲酒時復相依庶幾可偕隱耳但古人肥遯相期永矢若使青雲有梯忽而斬斷則隱德不終彼牧童樵叟最爲無賴慎之哉勿令山林深密地使若輩踪跡操斤斧而入也○莫令斬斷句卽示從孫濟淘米刈蔡意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二翁前權夔州今復還江陵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別浦清

四句統軍

還江陵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留滯嗟衰疾何由見息兵
四句送別之情

統軍則有火旗。火旗行，全軍行矣。今日火旗已上錦纜，而還。二翁白馬隨出江城而去。白馬出，則吟筇俱發。錦纜解，則別浦自清。我送卿翁至此，向曉而出，寒空起巫峽之曙，抵暮而歸。落日動渭陽之情，老病干戈，侵尋留滯，我送舅氏，為此神傷也。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四句白帝

樓 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去年梅柳發，還欲攪邊心。四句

出峽之情

一望漠漠在虛無裏者，何處其間。睥睨亦連連而相續，非白帝樓耶。樓懸絕塞，則去日自遠。峽臨大江，則倒影宜深。臘破則春歸矣，將欲製春衣以出峽，思端綺而恐不能，誰為假資斧以爲出峽需，待一金而恐不得去冬身，羈西閣，白傷留滯，豈梅柳二物還欲攪我邊心，使留滯耶，必不然矣。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二句 夜歸 傍見北斗向江

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噓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

四句夜 歸之景 白頭老罷舞更歌，杖藜不睡誰能那。二句夜

當夜歸時，衝虎而過，傍不見北斗，仰不見明星，前不見燭光，後不聞猿啼，山黑更深，家人鼾睡，此際誰能自遣者。至於歸家，不復衝虎，傍見大江，北斗低垂，仰見當空明星，獨太北斗低，明星大，把燭何爲者。北斗低，明星大山，猿驚覺矣。此際何以自遣也。因而舞，因而歌，因而舞，且歌，杖藜於明星北斗，燭炬猿聲前，此際終何以自遣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北斗長安在其下，明星即啓明星，君象也。此星當空，衆星退舍，故獨見其大。公見北斗，明星神往其處，不覺且舞且歌，不能成寐，噓燭炬，惡其亂明。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四句

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四句

望山之情

徐步必資斑杖資斑杖而仰白頭者看山故耳山有翠壁深處疑開山無紅樓遠勢若結此時曉山一帶亦沿江望耳喜日出而一望能清此時望山客情亦為旅愁耳幸暄和而旅愁得散夫暄和則已春春城而見松雪正臘破春初之候我之歸舟此時準發也

送韋贊善別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承送君發復作掩荆扉

承猶不歸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應送君發往還二十載歲晚寸

心違不歸

君今先發我扶病送者既羨君發還憐我未歸也所以客中之淚不覺盡揮柴荆之屣依然復掩子去矣江漢故人宜其益少音書從此誰復相通甘載追隨一朝言別豈我心哉

夜聞簷簾

夜聞簷簾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

曲三更歛悲壯四句夜積雪飛霜此夜寒應夜孤燈急管

復風湍應滄江句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應鄰舟

笛管為簷簾其聲悲又當夜深起自江上衰年側耳自動去國懷鄉之感彼吹簷簾者我舟正鄰之鄰舟一聽已足感傷况時當三更聲復悲壯此時舟以外霜雪淒其舟以內孤燈明滅急管風湍哀鳴互咽彼吹者但知天地內干戈載道獨不念江湖之客行路甚難何為故作此聲令感傷耶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懷虎

豹哀號又堪記四句苦寒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締絡

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四句苦寒見

二章記異。冰雪亦常耳。漢時凍及牛馬以為異而記之。今號及虎豹甚於牛馬凍矣。豈不異絕又堪記乎。夫

玄冥司冬。祝融司夏。本有定候。故夏需葛冬需裘。獨夔不然。我雖秦城老翁。今作荆揚旅客。其於炎蒸亦已習

慣。締絡之服。冬日常施。今雖苦寒。玄冥難據。恐祝融之氣依然。而交是冰雪入懷。羽扇仍未敢釋耳。○時令顛

倒。諷朝廷之失政。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

刮肌膚北風利四句苦寒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

三足之鳥足恐斷羲和迭迭將安歸四句志變

南重微不到地。今年不然。宜乎蛟龍南浦。刮肌膚。楚人四時皆麻衣。今楚天萬里。日色不照。又何為哉。彼羲和以馭日者。是必日中有鳥。三足凍斷。但不知羲和馭之。竟安歸耶。○太陽比君。羲和比相。羲和馭日。使日無光。罪有所歸。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沒白皚皚江

石缺裂青楓摧四句雪南天三句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

六龍寒急光徘徊三句晚晴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咏心中

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泊乎我生何飄零

支離委絕同死灰六句自歎

高唐但宜雲雨。今雪何壯哉。雪一洗使舊瘴無塵埃。雪壯矣。雪一積使崖若沉谷。若沒雪壯矣。雪一壓使江石

裂青楓摧雪壯矣。乃雪壯矣。霧又蔽之。苟非太陽焉能開豁。俄而赤日來。寒光散。衰顏一照。快意可知。乃口唯吟咏。心自感傷者。誠念天有晚晴。人無再壯。至於皓首。雖欲復揚眉吐氣於黃金臺上。亦何可得。亦甘讓少年。自安委頓。心同韓安國之死灰而已。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

黑為風候。二句切復陰。

萬里飛

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天。

蒼兕吼

六句寫風

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二句自歎

天地閉塞。象為合沓。一望惟玄陰耳。玄陰塞則天地黑。黑為大風之候。因而葉飛。羽揚江濤。沙走。直至雲雪埋。蒼兕吼。夔子國之風烈矣。齒落耳聾。如杜陵翁者。何以遺此。○復陰者。治而復亂之象。說到齒落耳聾。公有付置。事於不聞。不聞。置理亂於不聞意。

後苦寒行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

崙天關凍欲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

六句苦寒

安得春泥補地裂。

一句望治

巫廬二山皆屬南紀。向無嚴寒。今蠻夷長老莫不苦寒。直恐崑崙裂。天關折。而况猿吟若噤。鶴翅低垂。苦寒至此。庶幾東風解凍。得春泥以補地裂。而嚴寒可免。夫冬雪為陰氣所積。春泥得陽氣始融。陰極陽回。否極泰轉。亂極治生。一也。

晚來江間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酷。

五句苦寒

巴東之峽生凌澌

彼蒼迴幹那得知二句自解

拔木飛瓦風威猛矣此時青海諸戎應得天兵而斬斷故殺氣南行至動坤軸不然何嚴寒之酷烈風之甚人見已東暖峽亦生凌澌幾疑造物不仁豈知天意迴幹欲斬青海諸戎行此猛烈此中真宰焉得知也○一慰長老曰安得春泥補地裂意在拯黎元一斬諸戎曰彼蒼迴幹那得知意在滅吐蕃

自夔出峽至江陵詩大曆三年

元日示宗武

汝啼我手戰我笑汝身長從宗武說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

方飄零還栢酒衰病只藜牀四句元日訓諭青衿子名慙白首

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四句示宗武不見江東弟高歌淚

數行公自注弟豐在江左無消息

手戰老病可知汝憐我不禁啼也身長成人有髮我喜汝為失笑也今日又元日矣客中元日到處相逢無奈遠方終成流落雖陳栢酒祇戀藜牀汝之啼我不誠然哉顧汝身已長我方欲訓汝置身青衿自傷老而無成雖白首為郎甚慙一官落拓耳乃賦詩遣懷我雖手戰猶能落筆獻壽賀節汝既身長且復稱觴但今日者我賦詩汝稱觴誠有父子之樂不識弟在江左當此元日竟何如耶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以上示宗武

詩學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二句元日應須飽經術已似愛

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以上示宗武以經術

我欲訓諭子者以汝覓句業能知律以汝攤書亦能知解夫我家詩學不過熟精文選文選中如張平子四愁

詩何以報之青玉案等句試一吟焉諸詩可廢至若謝家子弟好帶紫羅囊所當戒者今日汝雖為我稱觴在汝無容縱飲亦於假節日聊復從俗誠念汝年復一年與我共長只轉盼間事而况少年讀書貴通經術大儒學問何以文為古人十五志學汝須立志以躋於三千弟子之行彼三千人中升堂者惟曾參游夏誠通經術安在十五男兒不可與於曾參游夏哉○按公於宗武最為鍾愛一則曰聰慧與誰論一則曰驥子最憐渠一則曰已伴老夫名此章則嘉之以新知律解滿床勉之以青玉案戒之以紫羅囊飲酒則限之假日長成則期其共我且望之以飽經術以曾參游夏責成之其後收拾乞句卒先志者仍得之宗武子嗣業云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四句 穎觀

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二句 元日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

疎對酒多疑夢吟詩正憶渠四句 遠懷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

廬元日

穎在陽翟空知其處我曾云長葛書難得是也觀取妻子到江陵雖得書而尚未晤是荆南猶陽翟耳穎羈陽翟遠別猶然觀到江陵即次未定幸春風起冰霜除正雲天聚首花萼相對之日其如猶錯莫尚蕭疎何所以非無酒也弟不在雖對酒而都疑夢非愛吟也弟不在聊吟詩而志憶渠想當年身在里門時值元日一堂之上兄弟傳杯杜陵鄉人誰不羨吾廬之盛今日一陽翟一荆南一江漢哉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四句 客夔

之感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四句

太歲日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

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八句 自傷

我頃年客夔此行將老忽焉又春欲圖出峽祇緣冬州
而况謀拙多不如人當此春王正月值戊申太歲之日
遙想天開黃道人拜紫宸復旦呈祥羣僚霑賚夫豈多
病拙謀如予者所得與此追維一出君門鴛行永斷三
年巫峽虎穴為鄰森森西江如依蜀客迢迢北斗獨照
秦墟所幸身居散地得脫要津自笑生涯惟有伏枕年
來楚岸梅花巫山柳色幾回相見尚其速圖出峽作歸秦計也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海黃河捲塞雲

二句寇退

北極轉愁龍虎

氣西戎休縱犬戎羣

二句退後

吐蕃寇靈州蕭關在靈州傍路嗣恭破賊於此蕭關隴
水間官軍盡入矣斬首二千吐蕃遜去青海黃河諸處
塞雲盡捲矣夫吐蕃雖去官軍未敢解嚴所以長安北
極龍虎兵士之氣若轉愁者凡以西戎犬羊必盡驅乃
止尚可得而縱哉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

二句言通好之得

朝廷忽用

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

二句言開邊之失

吐蕃年來數為邊患非吐蕃故先是開元年間吐蕃贊
普屢欲請和朝廷許之邊釁遂弭後用哥舒翰節度隴
西攻拔石堡收九曲地從此吐蕃生心公主之和親為
虛矣夫公主下嫁本欲罷兵哥舒窮邊適以開釁此往
事之可歎者幸今已退耳

崆峒西極過崑崙駝馬由來入國門

二句承上和好

逆氣數年吹

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

此句總退

崆峒山在西其西極為崑崙往年和好未絕諸蕃駝馬
入貢國門者未嘗絕也數年來封豕薦食道路為斷今
日靈州一捷蕃人漸奔豈獨吐蕃從此西域大小諸蕃
莫不來享來王重有駝馬國門之盛矣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盃最來多

二句蕃人入貢之物

舊隨漢使

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

此言朝廷待蕃之禮

勃律堅昆皆西域別種勃律出寶玉堅昆出碧盤向隨漢使納貢朝廷但報之者雖不必如藩服來朝修厚往薄來之禮亦須少答其誠彼以千堆寶我以萬匹羅於朝廷原無大損於遠人則已榮施蓋許其內屬優以卽序豈非春秋之意與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

紀地

大曆三年調玉燭

玄元皇帝聖雲孫

時紀

諸蕃奔享王修天下可幸無事矣自東而夷自西而戎自南而蠻自北而狄靡不帖然內附稽首至尊記之於史大曆以前無此盛也大曆三年調玉燭後之遡大曆者無異遡貞元玄肅以來無此舉也玄元皇帝聖雲孫後之仰雲孫者無異仰太宗此真時事可喜者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

觀書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國春近岳陽湖發

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

六句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飛鳴還接翅行序密

銜蘆

二句迎就當陽居止

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

覲在皇都

結到趨朝

自汝迎家到荆來書二次矣未得續書雖頌椒轉添諷詠既得續書計禁火可卜歡娛我扁舟久繫從此當因人而轉移我肌骨久衰從此當扶杖而登涉况斗柄旋東夔峽之天行已轉陽春布暖岳湖之物色都新不亦發舟之日預排南喜出峽之時已散北吁乎我正月中旬定出三峽况當陽居止弟復來迎此日飛鳴接翅而喜此時行序銜蘆而棲我回首江山俗雖薄而未嘗厭人屈指草木時雖危而原自生長今日當陽將就終想長安此行安頓私人即作趨朝之計豈曰馮唐晚達絕意皇都也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

以下都承陰字

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

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久無勞比素絲

東方占一日為雞至七日為人自元日以到人日民物皆在其中是日晴其物生育陰則災無日不陰則無物不災矣陰則冰雪多而鶯難至鶯不來凡屬禽鳥可知陰則春色寒而花較遲花不開凡為穀實可知陰則水勢壯雲光隨之俱落陰則山氣沉風聲振之亦悲山水無不蕭條矣我一身垂老鬢髮稀疏已愧素絲何堪相比七日為人人已如此○天寶以來至大曆年間朝廷皆小人用事陰長陽消天道以陰為常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栢葉休隨酒勝

裏金花巧耐寒

四句諷人

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

二句自謂

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二句出峽

此日為人日微論貴賤各有此日但知此日為可喜不浪者然尊前栢葉為人日設如此恒陰非縱飲時且休隨夫酒勝裏金花為人日剪如此恒陰非爭妍日且巧耐夫寒彼俗自談笑我豈隨俗者我有佩劍光可衝星暫拔以壯我志我有匣琴音如流水且彈以寫我憂夫我之劍惟張華識耳俗未必識也拔亦聊拔我之琴惟鍾期知耳俗未必知也彈只自彈乘此早春我將仗劍攜琴逝矣夫行路之難不在山水在人情之反覆若使直道而行到處坦坦又何憂乎行路難哉○直道句公正為談笑者下礙談笑者安危利菑其不憂者大可憂直道而行者趨吉避凶其多憂者所以無憂江湖興即出峽下

江梅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樹

元同色江風亦自波

六句江梅

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二句客情

本言
藥破臘前花開年後一花而占兩歲矣其如春意
動臘前客愁則轉添年後何而况臘前白雪彷彿如花
年後東風誰復能禁江上梅花伊可愁也故園梅
花亦可懷也故園不見巫岫嵯峨奈此江梅哉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捲捲芽重

四句庭草

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四句庭草

感之

楚地暖故草色經寒而還碧至於春入眼彌濃矣經寒
則舊低低則葉收今收而又舉入春則新捲捲則芽捲
今捲而且重夫今日之草乃異日之花步履宜輕者恐
損其芽也開筵得供者將有其花也大抵人情當其花
則愛之玩之方其草則忽之置之豈知在人看花自有
節序今日尚非其時在草開花亦有時候今日亦何敢
強為容以媚人哉○結
句就草上說最見有品

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愛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

四句追言

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

二句果園

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

正月喧鶯未茲辰放鷓初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托贈

卿家有因歌野興疎

以上將別巫峽贈南卿果園

殘生逗江漢何處狎

漁樵

二句自傷

我隨地栽竹瀼西之竹亦所愛者其如浮生若萍無定
踪何數年遠遊無一成就碌碌兒輩隨地長成至於林
廬之別不知幾處就此四十畝中目前雜卉似無足觀
他日穠花雖錦不若今日具舟臨別又復巡圃念昔攜
鉏不忍竟置耳正月喧鶯尚嫌其早茲辰放鷓已覺其
遲還顧園中在雪籬者梅已堪折在風榭者柳亦將舒
今贈卿家即為卿有也從此殘生飄飄江漢彼江漢甚
大殘生甚微以殘生逗江漢間不過漁樵作伴茫茫天

地稅駕
焉知哉

送大理封王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王簿前閬州
賢子余與王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
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巒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四句
送大

理十六
字已盡渥水出騏驎崑山生鳳皇兩家誠欵欵中道許蒼

蒼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
潤終孤立珠明得暗藏以上申明親
事不合之故餘寒坼花卉恨別滿

江鄉二句結
還送別

謝混尚晉武帝女呼為禁巒今禁巒而去東床親事不
合矣趨庭而赴北堂却赴通州也赴北堂則風波遠涉
此涉為空涉去東床則琴瑟幾張欲張而竟虛張但王
簿係閬州子是渥注騏驎所平章鄭氏女子又崑山鳳
凰前者兩家垂欲納采不圖中道又許他族我意鄭氏
秦晉之匹必如封家王謝之郎乃封家五郎誠然青春
年貌而有才調誰知鄭氏女子竟使白首偕老而失輝
光於是玉潤女婚孤立無耦珠明女子幾於閻投當此
春寒花卉方坼沂江
而歸流恨何如耶

杜詩闡卷二十九終

杜詩闡卷三十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江陵詩

大曆三年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韵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八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

四句提綱

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

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以上寫擺闔盤

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脈冰雪曜天衢鹿角真趨險

狼頭似跋胡公自注鹿角惡灘寧變色高臥負微軀書史

全傾撓囊裝半壓濡生涯寧臬兀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

决焉知衆壑趨以上叙乾坤霾瘴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

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泥笋苞初荻

沙茸出小蒲雁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絕島容煙霧環洲

納曉脯以上寫前聞辨陶牧轉躬拂宜都縣郭南畿好津

亭北望孤勞心依憇息朗詠劃昭蘇六句將意遣樂還笑

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爐丘壑曾忘反文章

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廁

儒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灑瀕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

名尋已已以上漂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

公自注此寺有王右軍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朝士兼

張僧繇畫孔子十哲像

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傲擾鶉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

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

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

誅此段感山林托疲茶未必免崎嶇結還自

時事我移居白帝城自大曆元年春至今春仍辭白帝城而

去焉我當放船忽然不樂者亦為漂泊之故耳放船時

峽窄矣船從窄處而轉還聞啼猿之聲峽虛矣船隨虛

處而放但見浴鳧之影於時峽際石苔直凌几杖峽間

空翠近撲肌膚。峽壁層層若排劍戟。峽泉滾滾若濺珠璣。而且杳焉冥焉。垂於峽者。藤分上下。濃焉淡焉。綴於峽者。樹雜榮枯。峽有神女峯。雲雨之夢已失。峽有昭君宅。琵琶之曲空留。峽景如此。從此出峽。棹之擺而復闔也。盤渦為沸。勝之歆而更斜也。激浪為輪。盤渦沸而聲若風雷。激浪輪而勢如冰雪。鹿角與狼頭爭險。不變色而高臥有妨。書史與囊裝半濡。當臬兀而死地。幸脫險。即險如此。益歎眾壑歸趨。都由平川奔決耳。少焉去險。即平。而見江間之景。天地如浮海也。雨露能生物也。鷗鳥迎風牽絲。俱颺。驪龍出水。濯錦互紆。曉霞落而綠綺俱沉。缺月殘而金樞欲壞。苞於泥中者。初荻之筍。出於沙際者。小蒲之茸。水中之馬。與雁爭馳。槽上之鳥。隨燕而舞。遠瞻絕島。烟霧能容。近瞰環洲。曉脯亦納。我久居夔府。何為至此。蓋將前赴江陵也。陶牧在望。宜都早臨。荆為南畿。縣郭何好。夔忽北眺。津亭已孤。所以勞心遠行者。謀憩息之地也。不覺朗咏抒懷者。有昭蘇之幸也。雖得意遺情。偶供笑樂。乃衰年迷路。何論賢愚。自顧飄蕭。但餘素髮。偶然泪没。亦聽洪鑪。丘壑百年。常有終焉之志。文章到老。豈無自命之思。惟是生聖代。不能有為。歷窮途。不免於哭。然臥病以來。雖淹留客路。乃蒙恩早歲。亦曾爾。儒官為房瑄。而延爭得張鎰。而寬釋顧此。江湖餘生。無非造化遺體。所以今日灑灑之險。聽其相迫。此後滄浪之深。何妨竟逾。浮名何在。嬾計可捐。此我一生漂泊。大致也。於是上宜都。入古寺。少焉經帝子。望蒼梧。披哲像。歎儒術之久淹。泣蒼梧。想先帝之遺烈。當年肅宗。鈞臺享士。涿鹿親戎。掃旄頭。椒擾之烟塵。清鶉首。泥塗之腥穢。乃名器輕。而甲卒皆依金紫。詩書賤。而宰相罕用儒生。如張鎰。房瑄。皆出塵鶴。歷塊駒也。而致擯棄。伊呂如李泌。衡山之駕不返。韓彭如子儀。朝恩之譖遂行。雖五雲之下。賢人聚焉。徒高太甲而已。六月之息。大鵬徙焉。有扶搖去而已。誰肯為朝廷用命者。所由黎元之病。至今未瘳。將帥之爭。雖誅何益。我山林疲茶。不知所歸。世路崎嶇。正未有艾。瞿唐之險。雖過。身世之危。正多。然則漂泊之感。何時已耶。○爭權將師。斷指來瑱。裴茂。裴茂。謀奪瑒位。宜曰爭權。茂先賜。○太甲出說林。越死。瑒隨死。此襄陽已事。因江陵及之。○破吳。太甲傷。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

率題小詩於屋壁

臥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二句至故人猶謫宦茲日倍多
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有光輝六句

別宴

我臥病巴東為時已久自分投老三峽今不得已作歸計况故人謫宦此別倍難接宴之餘身扶兼杖歸真強也聽歌之際淚下滿衣意真違矣諸公不棄咸攜酒樂擁別之時老人真借光輝於歸楫有榮施矣奈故人何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
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六句春夜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

二句點
還峽州

北斗三更酒筵初秩乃西江萬里之船適至客船兼夜行也於時津亭之上杖藜而登春夜之天揮翰而宿但我年已老或者不勝杯斝豈知我雖白髮正須多酒惟是盛筵不再後會難期仰見北斗迢迢殊為明星惜此盛筵耳當船自西江來時夜泊夷陵尚以為峽路未盡至酒闌天曉倚亭一望始知船到夷陵從前雲雨之峽至此已盡而萬里船已在下牢邊也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四句

杜淵源在今最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

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汗真六句美得罪永泰末放之在溪

濱鸞鳳有鍛翮先儒曾抱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

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以上叙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

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以上叙唐

將去歸朝病肺叙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旬
施州我能泛中流塘突鼉獺嗔長年已省施慰此貞良臣
以上寄詩

別送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周為唐杜氏是我與君皆陶唐
後人也。已往聖賢冠於史籍後來支派衍其津源今日
稱磊落者惟使君一人使君擯巧偽能介立故其濟時
艱也肯殺身以殉之夫巧偽者見容於人介立者不容
於世因而傷之者至矣彼物之白者終不受玷行之高
者豈至污真故仍得罪放逐於江濱不肯依違苟容於
朝宁誠以鸞鳳不免鍛翮宣尼猶至泣麟夫雷霹長松
固其所也骨大生筋又何害也與其嗟失孰若自珍子
今舟泊楚宮心依魏闕名除吏籍身竄清江彼清江在
施州與巫峽鄰近江至辰州而止此去必然登陸從此
筆札猶望枉申耳我歸朝病阻叙舊情殷當此春風江
上濤洪谷轉汎中流犯鼉獺長年三老理楫而待念爾
貞良中心耿耿敬寄此詩以慰別路云○磊落二字公
于星曰磊落落星月高於馬曰騰騰磊磊落三萬匹於鶴曰
磊磊如長人於人曰君看磊磊士又曰磊磊落落賢於
書曰磊落落字百行於事曰磊磊落落觀事此於使君則曰
於君最磊落落註家於發秦州詩磊落落
星月高句必引古詩以實之亦迂矣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二句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

襟二句南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

知音四句南

春岸溶溶桃花水壯雲帆渺渺楓樹林深我泛泛於此
夫豈得已自憐生不逢辰長謀避地所適更遠但有霑
襟夫避地則老病南征此身愈南霑襟則君恩北望此
心愈北不知者謂我南征耳豈知我北望之心即知我
者謂我北望耳豈知我北望之故百年心事
徒托哀歌誰為知音者察我歌中之意哉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二句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

承上二句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二句感時年年霜露隔不過五

湖秋結還正意

廣州極南雁所不到今春之鴈獨從廣州北歸從未聞者自廣州歸則知今春見花必辭漲海去冬避雪必到羅浮也今日西北為戎馬之鄉東南少兵革之氣雁避兵歸矣客愁則何時免耶要之自廣州歸原屬異事年年霜露時及衡陽而路隔何嘗過漲海到羅浮而過五湖今日歸雁故足紀耳○按大曆二年嶺南節度徐浩奏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雁不到浩以陽為君德雁隨陽者臣隨君之義故奏史又稱浩貪而佞嘗傾南方珍玩以賂元載歸雁一章見浩奏為誣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二句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

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

出峽江行山還重阻天隅雖別仍在地隅况眼中所見都非故物此身所歷盡是窮途昔王粲為秦川公子避亂荆州我遭時喪亂即今日之秦公子屈原為楚大夫被放湘水我悲涼流落即今日之楚大夫平生壯心消磨殆盡行路至此日覺荒蕪稅駕竟何處也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四句歸夢

之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四句

不得

寇亂未平道途多梗以至行人稀而江山寂寞歸路真茫茫矣自歎避地人間長作偷生遺老坐使遭時多故

屢經伐叛王師夫伐叛煩三朝聖主而偷生有一老優游興言及此急作歸計耳乃江上青楓南征雨急雍州黑水北望雲深豈無歸夢夢亦徒然既不得歸雖有楚辭招魂何益哉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二句江湖深更白松竹遠還青

二句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

四句泊亭景

紗帽歌側隨鷗上下我復何心簪笏今日正喜扁舟獨繫此亭耳凡水深者必黑江湖之水深而愈白凡樹遠則難青松竹之色遠而更青亭景佳矣一柱觀在江陵去松滋漸近高唐觀在巫峽距松滋已遙夔州為南極今宵在夔州外是今宵在南極外我本老人星今宵之老人星已為南極外之老人星從此扁舟長與鷗伴趨朝非我事矣○公對嚴武自命為老人星少微星茲望南極自命為老人星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四句

古城店濟江元自潤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漿春鷗嬾避船

四句王門高德業幕府盛才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

泛江公自注陽城郡王衛伯玉為江陵節度使○四句奉呈之意

老年行役復到古城但見屋隱花間居然村店城臨麥上疑是農郊今日泛江不似峽內有兩岸之窄從此下水不比峽船須百丈之牽而况傍漿依依喜多情之風蝶隨船泛泛有似我之春鷗而王門在望矣先是今上幸陝以郡王有幹畧拜荆南節度尋封郡王王門德業既高幕下賢才必盛我孤舟老病前路蒼茫不無望於東道賢主竊恐蒼茫而來汎愛靡托未識幕府諸公能為我故人地否

乘兩入行軍六弟宅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四句乘雨

令弟雄軍佐凡材汚省郎漂萍忍流涕衰颯近中堂四句人宅

當此曉角聲停春城雨濕水花有離披之患乘雨而銜泥者惟有燕耳因念行軍六弟遂乘雨而入宅弟今強仕原為軍佐之雄我已迂疎空玷省郎之職自傷萍梗值此衰齡忍涕升堂亦復何心也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花藥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衣

臨積水吹面受和風六句上已宴集有喜留攀桂挽招尋句無心問轉蓬

蓬挽衰年句

鬢白白也花自紅也自分衰年久廢猶幸令節同招也而况上已有修禊之舉薄衣從濕臨水何妨吹面不寒當風能受劉安招隱士云攀援桂樹分聊淹留我非隱士司錄則似淹留我者雖老人行踪有若轉蓬既與佳宴何不暫為司錄淹留也○薄衣非厚薄之薄乃依薄之薄言水薄衣上高適永城使風詩亦曰水氣薄行衣

宴胡侍御書堂

公自注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得歸字韵

江湖春欲暮墻宇日猶微閣閣書籍滿輕輕花絮飛四句書堂

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我儕醉不歸四句宴集

江湖之春已當遲暮墻宇之日尚有微光日微故書籍無色春暮故花絮亂飛顧此書堂之宴非翰林墨客不與諸公或為翰林其名有素或為墨客其興不違翰林墨客皆文星也○今夜文星相聚而動我儕不醉無歸可耳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二句題面久拚野鶴如雙

鬢遮莫鄰雞下五更二句寫情興

書堂飲罷湖風襲人喜此殘尊邀君下馬蓋因我之雙鬢久拚如鶴不醉何為直至鄰雞唱曉漏下五更痛飲

不惜也

江南逢李龜年

天寶中李龜年承上寵遇於東都大起第宅亂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為人歌數闕題曰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公自注崔九即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

弟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上二句憶下二句逢

猶是李龜年昔相見於岐王宅裏度曲於崔九堂前彼一時也今竟流落江南哉江南風景非不佳麗白髮梨園已非舊時江南何地落花何時而君來此地逢君此時耶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拆台衡地曾為人所憐二句遡其父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

美長

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送別四句

昔爾父備位台衡遭張華星拆之禍至今為人所憐然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如漢楊震李固之後皆然况經術相傳如韋賢父子位至宰相易訟六二食舊德長史能食舊德蒙九二克家長史必然克家南朝謝鳳為鳳毛長史名家即鳳毛也楚王有劍名龍泉長史利器亦龍泉也今由江陵而發江上赤壁正浮春暮望東吳而行吳郡姑蘇直到海邊一時送長史之任者坐客之中我年最老當此離筵既嘉長史又念厥父何以為情也○按張華傳少子躉以中台星拆勸華避位華不從竟被誅今以言長史父必罹張華之禍張華之誅因張林等責其備位宰相太子廢不能死節故長史父難亦必在良娣建寧間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二句切恩命赴關發議吾賢富才術此道

未磷緇王府標孤暎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衆多

推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八句美之北辰徵事業南紀赴恩

私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六句

叙恩命赴關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尊前江漢濶後會且深

期四句別意

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門惟忠且孝名家有之耳大卿才術既富於忠孝之道未嘗磷緇而况玉質孤標霜蹄千里音韻並美聲華衆推文章則潘陸齊驅武畧亦孫吳再世今日北辰之上徵其事業將求忠於孝恩命遠頒也南紀之路赴其恩私將移孝作忠追赴關下也計卿此行升卿月度王春披薰風歌湛露皇恩豈有極哉我窮而呼天老爲世棄尊前江漢後會難期行矣馬卿無忘此別哉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

海內文章伯點二李湖邊意緒多點湖亭玉尊移晚興桂棹帶

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四句泛舟鄭莊賓客地點鄭莊衰

白遠來過結還陪泛

吾唐楊炯王勃爲文章伯今推尚書中丞矣而况鄭公湖亭意緒亦多名人勝地適相當耳於是泛舟玉尊之酒晚興淹留桂棹之聲酣歌互答當此春前魚鳥飛躍無邊江上芰荷點綴不乏似此勝地宜在嘉賓衰白如余何堪叨竊乃遠來集此殊覺不倫也已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二句見蠶穀所由荒焉得鑄甲

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

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五句願望之詞

天下莫大於我唐乃數年來無一城無甲兵無一城有蠶穀也為今日計速銷天下兵鑄為犁鋤召民墾種則田穀熟蠶桑成不但烈士涕收天下耕夫蠶婦飽穀暖絲且行歌太平也恐不可得耳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

二句叙事

羣盜相隨劇虎

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三章都蒙此句

三章紀亂神史之失猶記前年渝州之亂曾殺刺史如何今年開州之亂又殺刺史凡此羣盜相率食人甚於豺虎肯更留人妻子不食哉其淫污有不忍言者不如食之為愈矣○舊註謂殺刺史者吳璘翟封討平之者杜鴻漸楊子琳都謬公第三章言之殿前兵馬雖驍雄朝廷自撤禁軍縱暴畧與羗渾同是作亂者羗渾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

此言被擄歸者

自說二女醫

臂時回頭却向秦雲哭二句出駱谷者之言
二十一家被擄入蜀吞噬所餘只留一人此一人者出駱谷而歸其妻孥已為賊得故自言臨別時二女醫臂回首秦雲不禁慟哭一人幸耳彼二十家妻子留身被戮者慘更何如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畧與羗渾同

殺刺史者羗渾

聞道殺人漢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二句正言縱暴

殿前兵馬神策軍也朝廷任用中人領禁軍平禍亂豈知縱暴與羗渾等殺人漢上與食人同擄婦軍中與留妻子同是亦盜賊而已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

四句諸公

書齋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宜

二句點暮春雨後兼映舍弟

朋酒日歡

會老夫今始知二句和詩

諸公為汗血種麒麟兒日聞書齋賦詩舍弟亦與也棠棣之華雨晴益好斑斕之服春着更宜我於聞時想見書齋中情景如此似此歡會必然日有老夫今始聞之今始知之此詩亦今始和之自分衰頹不得廁身於汗血麒麟棣華綵服和詩之興未敢出諸公後也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

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二句前湖錦席淹雷還出

浦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擢拂荷珠碎却圓

四句不但習池歸醕酌君看鄭谷去黃緣二句寫重字

郊居遠俗地接南湖春水連天若有待於重泛者李尚書翊為宇文晁司業孫尚書子為崔彧宴遊其處錦席張焉錦席流連為時久矣更有與而出湖以老夫願其間葛巾何陋葛巾欹側客亦醉矣尚未擬於回船於時湖上霞光輕散尊前之綺浦中荷水碎拂擢尾之珠席可收船可回矣前此陪李尚書湖亭之泛已為習池醕酌今日同二子前湖重泛接踵鄭谷者又黃緣而繹絡如此愛此湖上頗有佳會也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灑行殿佐

佑卿相軋坤平逆胡冥冥隨煙燼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

閣畫鴻雁芳紫極出入黃金印以上叙向卿世業尚書勲業超千

古雄鎮荊州繼我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

以上進御衣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

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以上送別

猶憶先帝駐蹕靈武時，猛將如雲一指揮。而咸京遂收，此時扈從行在灑血矢忠者，卿家向公也。先帝指揮向公輔佐，而乾坤平，煙塵掃，功在中興如此。顧向公與卿兄弟也。一時功名競震麒麟閣上，雙畫雁行，紫極門前同懸金印，濟美又如此。今日尚書衛伯玉，德業冠古，雄鎮荊州，無異我祖征南將軍。時值端午，御衣初成，尚書拜題而授，向卿向卿將尚書命，遂望上都進發也。向卿赤心如懸白日，念予漂泊，久遠闕廷，猶望向卿於進衣日將老翁近况。一達朝廷，使知滄浪江上，尚有扈從舊臣。今日無意雲霄，已作飄零逐客也。公與向公同是扈從，臣在朝日，端午賜衣，曾叨恩眷，故於進衣，因時感懷，有飄零老翁句，向公向卿是兩人，故曰卿家兄弟。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探韻得深字

醉酒楊雄宅升堂子賤琴二句楊長寧宅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

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四句送別烏臺俯麟閣點侍御正字長

夏白頭吟結還夏日探韻

此長寧宅自楊雄宅我與二子醉酒其處此堂上琴是子賤琴我與二子升堂聽之，所不堪者，攬垂鬢對分襟耳。欲分者，西自西北自北耳。二子此行，侍御烏臺自俯正字之麟閣，我當長夏，攬衰鬢吟白頭，雖探韻賦詩亦復何情哉。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二句多病執熱大水淼茫炎

海接奇峯碨兀火雲升二句承首夏句思霑道暘黃梅雨敢望宮

恩玉井冰二句承衰年句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夜雪興難乘二句

懷奉

衰年而病，有似侵陵，病亦侮老也。首夏尚非鬱蒸之時，自夏鬱蒸似助侵陵者而為虐。此時大水淼茫，無非積熱之海，奇峯碨兀，亦是助熱之雲。執熱所由難解耳。此時惟黃梅雨，火雲如此，安得雨耶？是道暘徒悲思沾。

何日計此時惟玉井水炎海如此安得水耶况宮恩永
斷敢望寵頒彼尚書有期會狀不可不赴今日我非不
顧尚書之期因無夜雪不能
乘興聊爾奉懷以自遣云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灑迥已紛紛四句

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四句

他雨不足喜南國久旱故為可喜但見雲入於空漠漠
然耳雨灑於迥紛紛然耳此時巢燕避雨高飛欲盡林
花得雨潤色羣分晚來聲猶不
絕夜深料得還聞不誠可喜哉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篔四句

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四句

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穉

頻書札盤餐詎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

月巖城疊鼓鞞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

人惜解攜蹉跎長泛鷁展轉屢聞雞以上水宿情景疑疑瑚璉器

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齋杖策門闌邃肩輿

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疆幽棲八句奉呈羣公巨海能無釣浮

雲亦有梯勲庸思樹立語嘿可端倪贈粟困應指登橋柱

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八句

迂疎老病不合時宜雖欲逢迎其如道遠多迷何今日
泊舟水次在澤國之思雨雖勤乃炎天之積水終涸幸
而小江有浪弱纜且維我何日歸耶夫我之歸路本欲
北向秦中今乃非關北我之行舟正苦南征江漢今乃

更向西南轍北轍，倏倏何之。暮年已可傷，今夕彌足難也。童兒之書札空移，故人之盤餐難問。人生到此，物理之不可解者，此時水宿，仰見星月，翻光枕前，側聽鼓鼙，傳更城上，風嗥虎豹，客類鳧鷖，誰憫我窮者。今日江陵異縣，驚為虛往，在處同人，恹恹解攜，泛鷁茫然，聞雞欲起，是有望於羣公耳。在羣公皆瑚璉器，其門第亦桃李蹊，何惜餘波少潤，涸轍乃杖策而門闕苦遠，肩輿而羽翮嗟低，祇益悲傷，自甘賤役，有誰憐恤，勉強幽棲而已。詎知大海堪釣，浮雲有梯，老大功名，尚未可知。平生語嘿，亦非無故。今日暫為貸粟，期魯肅之濟周瑜，他日自許題橋，若相如之乘駟馬，丹心尚在，莫輕垂老之夫。武陵有源，不拒問津之客，寄語諸公，從此逝矣。○此羣公卽行次古城店時所呈幕府諸公，然則蒼茫汎愛前，此語有謂公毅勤雨不雨也。

號國夫人

此係追諷一刻張祐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

二句寫其無忌憚

却嫌脂粉

澹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二句寫其其妖

號國本適裴氏，何以承主恩。平明何時入宮門，何為者至尊。非號國宜朝，朝至尊，淡掃蛾眉，何其無忌憚。妖淫此至。

遣悶

地澗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疊浪月光芒。螢鑿綠帷徹，蛛絲罥鬢長。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裳。以上遣悶之景倚着如秦贅，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畧，世亂踣文場。餘力浮於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以上遣悶之事

也何潤係平沙岸也舟何虛若小洞房然於時驛在城
隄舟泊城下日落而蒸濕尚留者暑雨後也暑蒸而夕
風忽至者江上故也於時星光隱見月色掀翻岸螢與
星月交輝綠帷更徹蛛絲引夕風互繞霄鬢加長寂寞
螢帷弄筆自遣蒼涼蛛鬢聞笛還悲舟次之景如此自
笑塊然等秦人之贅子行歌過此類楚澤之狂夫乃身
劍而雄心未忘撫囊而及鋒未晚所以然者隴寇未滅
民瘼足痛耳但時清則武畧堪疑世亂則文場無用我
既無武畧劍出匣而何為空踟文場雖處囊而焉用宣
尼浮海執繫何為屈子問天因人何益百年忽忽萬事
聽之所難忘者故國未歸
他鄉久滯悶終何由遣哉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

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水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窓宿霧濛濛濕朱

棋浮雲細細輕四句新杖鉞寨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

清二句美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二句王請

炎天無暑樓高可知燕雀宵賀新成故耳窓內濛濛者
宿霧疑霏棋間細細者浮雲如縷何人能有此樓陽城
郡王也郡王平日鎮江陵杖鉞治兵舉帷按部已瞻其
具美今日登斯樓投壺飲酒散帙讀書能有其餘清當
杖鉞寨帷則自公也及投壺散帙則自公多暇也暇延
參佐相與賦詩如侍御判官者當年羊祜鎮襄陽庾亮
鎮武昌我祖征南將軍鎮荊州其風流在江漢間郡王
今日風流亦應萬古不朽何但一時落成之賀而已○
按史伯玉遭母喪在大曆五年夏四月至六月以殿中
王昂代之伯玉諷大將楊鉢留已甲寅詔起復時公已
卒大曆三年新樓成非其時也註家謂大曆初伯玉丁
母憂時未再葺雖曰起復亦不當作樓命客賦詩公至
江陵依伯玉二詩贊美如此
亦賓主之情此失考之誤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

伏炎蒸定有無四句推轂幾年惟鎮定曳裾終日盛文信

伯玉白頭授簡焉能賦愧似相如漢大夫二句又作之意

此樓雄鎮楚都踞江山之勝豈特江山天清地濁高下本劃然者凭樓仰見天清者還其清倚樓俯見地濁者還其濁是樓在中央二儀截然於高下樓與天地若並三才之位置矣高樓之上雖多冰雪按時則三伏臨焉是炎蒸在三伏不能定其無炎蒸之氣三伏豈無登樓而水雪生焉是炎蒸到此樓不能定其有樓高至此天地不能有其氣候樓雄矣郡王節度荆南閱今五載惟轂以來惟務鎮靜所以自公多暇既延參佐更接文儒而曳裾王門者予亦一人昔梁孝王游兔園授簡相如賦詩酬倡今郡王固梁孝王我年頽老非相如此安能受王簡為王賦詩竊附於漢大夫哉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二句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

江邊映物連珠斷綠空一鏡升二句餘光憶更漏况乃露

華凝以餘意作結

猶是秋夜驟雨之後其氣彌清金波月與玉繩星並皎也此時江邊一望一若上而天河從來自白下而江浦向來自澄豈知江邊之星彷彿連珠映物而斷江邊之月依稀一鏡綠空而升故天河江浦亦澄湛如此未幾覽餘光數更漏已歎秋夜淒其况露華凝結秋氣侵人又如此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四句將曉

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圓應首二句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

應次二句

月辭星別客棹又發矣雞聲唱曉曙色還留鷺影翻波川光自若昨夜玉繩何在歷歷白榆竟誰種耶昨夜金波何在悠悠清光何處圓耶星真別月真辭欲言相鮮又俟他夕是客愁與星月循環不已也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二句舟月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

二句對驛近寺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鈞簾獨未

眠。四句玩月

更深須燭。月朗則不須假也。於時舟所近者。有寺。寺為金刹。月上見青楓之外。金刹巍然。舟所對者。有驛。驛從朱樓。月上見白水之邊。朱樓宛在。青楓外有鳥。月上聞城頭之鳥啼聲。眇眇白水邊有鷺。月上見野塘之鷺。宿影娟娟。舟月之景如此。客雖皓首。安能遽眠。惟有鈞簾獨玩。遣此深更而已。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臥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四句舟中

風今朝雲細薄。昨夜月同圓。飄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四句

情與

柳下餐風。驛邊臥雨。與我並集者。有捕魚人。結纜而不能舉網。有販米賈。連檣而未敢掛篷。差喜今朝之雲。已覺細薄。猶想昨夜之月。何等清圓。我本北人。飄泊南方。竟成南叟。今日浮沉水面。疑學水仙。不然胡為朝朝暮暮。江湖之上也。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指房愧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袞職陪

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臺。以上因疏救房瑄而出貶罪戾寬猶活。干戈

塞未開。星霜立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

來。九鑽巴嶼火。三蟄楚祠雷。望帝傳應實。昭王問不回。蛟

螭沐作橫。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以上遊亂蜀夔

事之琴鳥曲怨憤庭鶴舞摧頽秋水漫湘竹陰風過嶺梅苦

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蒼茫步

兵哭展轉仲宣哀飢籍家家米公自注籍入聲愁徵處處杯休為

貧士歎任受眾人哈以上流寓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

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漢廷

和異域晉史坼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以上追歎

故羣臣紛戮力聖慮宵徘徊數見銘鐘鼎真宜法斗魁願

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盤石圭多剪凶門穀少推垂旒資

穆穆祝網但恢恢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以上期賢非

夢傳野隱類鑿顏坏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四句自謂

此詩半為房瑄發 我本荆才曾明房公薦舉矣致身

拾遺年當遲暮備員補袞時值艱危方揚鑿而扈從還

京旋建言而華州出貶蓋因房公罷相極言疏救坐此

獲戾賴張鎬得免推問也從此一出國門亂離不已年

華屢易日月頻遷玄身白駒伏枕驚其超忽星霜身世

扁舟任其往還客蜀九年而樂巴嚙火遂至九鑕寓夔

三載而楚俗祠雷亦經三蟄在蜀知望帝之化為杜鵑

其事應實在楚知昭王之膠舟不返其事非虛計我流

離夔蜀九年中所歷段子璋徐知道以至崔旰之亂蛟

螭作橫豺虎無情遂使素業蕭然浮名永謝而歎蜀不

可居夔亦難久也聽琴鳥之曲不能奮飛顧庭鶴之舞

悲其失志因而出峽湘邊秋水竹淚俱青嶺上陰風梅

花自冷搖求食之尾誰念故人曝報恩之腮未酬知己

昔年推獎真負耳慎結三寸之舌為讒柄之防莫探

九曲之腸懼禍胎之伏步兵一哭到處茫茫仲宣七哀

所如戚戚飢借米而監河之粟疇遺愁徵杯而王弘之

由喪亂以來。武夫年少。驟進登庸。故人人自以為伊周。為屈宋。而果伊周。果屈宋。如房公者。反遭貶斥也。當元間。朝廷和親。回紇之年。正房公台星中坼之日。夫和親。本漢道。雜霸非國體之正。若房公乃唐室宗臣。而台星中坼者。因分鎮之議。有觸忌諱。遂至罹災耳。今日羣公。苟能僇力以匡聖慮。即為將者。功銘鐘鼎。為相者。法執斗魁。亦何愧哉。乃時事所亟者。一銷兵。使金鐵皆鑄。農器。一擇相。使棟梁不至摧頽。一分鎮。諸王。磐石之桐。圭多剪。一慎假兵柄。凶門之將。較少推。此時天子垂旒。四方咸仰。穆穆法網。疎濶萬姓。皆樂恢恢。赤雀銜書。似西伯受命之歲。黃龍浮沼。若軒轅御曆之年。我愧非板築胥靡。可入武丁之夢。自分鑿坏野叟。甘為顏闔之逃。久客江湖。逍遙卒歲。雖為韓安國之灰。亦何惜哉。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二句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二句江漢之景。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

途。正發明。乾坤一腐儒意。

此飄飄江漢間者。乃思歸長安之客。自歎迂疎。亦乾坤內一腐儒耳。彼主持乾坤者。有君協贊。乾坤者。有相致。頗江漢一老。憂黎元。憂社稷。信乎腐矣。江漢之景。何如仰看片雲。與天共遠。坐此永夜。與月同孤。所以思歸也。此腐儒者。人疑其老。豈知當落日。其心猶壯。人憐其病。豈知值秋風。其病欲蘇。譬彼老馬。能任長途。不知老馬。可存者。不為其有長途之力。亦其智足取耳。然則腐儒未可棄也。○黥布傳。漢高以隨何為腐儒。

遠遊

江澗浮高棟。雲長出斷山。二句遠遊之景塵沙連越嶠。風雨暗荆

蠻。二句遠遊之故雁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

知還。四句遠遊之情

江澗則水光蕩漾。舟中之高棟若浮。雲長則嵐氣參差。舟前之斷山屢出。景佳矣。無奈塵沙南去。越嶠為連。風

丙水來荆蠻都暗彼雁之飛也懼增繳而銜蘆自銜猿
之挂也當流離而失木堪悲我何異是昔年蘇子裘弊
盡歸我歷國未還卽今日之蘇子也夫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書頌德叙
懷斐然之作三十韵

南征爲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鳥秋來把雁書荆門

留美化姜被就離居六句叙明府辭滿告別聞道和親入番名報國

初迎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疎風

塵相瀕洞天地一丘墟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鈎陳擢

微道槍纍失儲胥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据公時呵辭偷

唱却鯨魚勢愜宗蕭相材非一范睢公自注秦拜范睢爲客卿卒聽其謀

又以其謀縱反間於趙某以馬服君之子代廉頗大破趙於長平皆范睢之謀故以比諸將屍填太行道血走浚儀渠溢口師仍會

函關憤已攄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輿賞從頻峨冕殊恩

再直廬公自注公舊執金吾新授羽林前後大將軍豈惟高衛霍直是接應徐

降集翻翔鳳追攀絕衆狙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以上

之意然鑒徹勞懸鏡荒蕪已荷鋤向來披述作公自注石首處見公

卷曾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

臥沙體何如公自注公頃奉使和吐蕃已見上應訝耽湖橘常餐占野蔬

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楊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

飛燭耀不記改蟾蜍烟雨封巫峽江淮畧孟諸湯池雖險

固遂海莫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

以上叙懷

我南征楚地為客已久乃甫交西候遂別明府者蓋由
 明府石首任滿鳧鳥將辭秋來念兄把雁書而思歸耳
 鳧鳥歸而明府美化留於荆門雁書把而尚書離居得
 同姜被大曆初吐蕃再遣使者來聘朝廷遣尚書往報
 和親此報國餘事名已垂史節此一端尚書應除八座
 乃今者明府歸而連枝將並尚書老而八座曾除耶往
 者祿山作孽胡星孛矣多由朝廷過寵漢網疎也一時
 風塵瀕洞天地丘墟戰瓦落而至尊走宮簾去而嬪妃
 逃鉤陳之侍衛已亡交摧微道守禦之槍纍盡撤何有
 儲胥衣冠陪行在而倉皇親賢思僂力而靡益惟尚書
 奮臂一呼義旗四應當尚書為陳倉令手誅國忠之妻
 再刃號國之子是呵嚙豺也一殺賊將於扶風再勦賊
 兵於扶風是却鯨鯢也蕭何為漢宗臣者以轉輸餽餉
 之不絕當至德初道梗江淮貢賦之蜀之靈武者自襄
 陽取上津路抵扶風皆尚書功秦用范雎謀五大夫卒
 破趙今尚書不愧蕭何非特一范雎而已此時太行之
 戰骨如山浚儀之血渠成海尚書一奮諸節度師皆會
 鎗口未幾香積之師陳而賊兵潰長安復鳳翔之駕還
 者誦於文乃尚書武畧既高衛霍尚書文學又接應徐
 宜其位列關中節度爵兼太子賓客也前此作令陳倉
 已翻翔鳳繼而勦滅羣寇更絕眾狙為太子賓客則侍
 臣比宋玉而雙位關中節度則戰策視穰苴而兩尚書
 之德業斐然者如此向邀明鏡鑿我荒蕪今頌新文頓
 成舊感故人白髮已甘凋喪尚書青雲亦任卷舒往時
 截亂功業爛焉近使吐蕃庶幾無恙然得毋訝我眺湖
 橘占野蔬乎豈知我十年多病常依藥餌之緣萬里無
 家空狎漁樵之侶一官落拓類投閣之楊雄垂老王門
 似曳裾之鄒子泥塗甲子但驚熠燿頻飛駒隙流年不
 記蟾蜍幾度今日已辭巫峽而迷烟雨為南征之遠遊
 欲泝江淮而畧孟諸取長安之歸路而已至如尚書為
 國元勛功在王室莫日湯池險固當思遼海填淤側聞
 今年六月朱希彩殺幽州節度李懷仙朝廷不能制是
 遼海一帶正未靖也時事如此豈是闔門養威之日猶
 為老臣報國之秋至於起予如鋤我荒蕪吹噓我
 於潦倒中豈所急哉我叙懷大指斐然有如此

獨坐

悲秋川口首曳杖背孤城二句江歛洲渚出天虛風物清

二句獨坐所見滄溟恨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

輕坐所感

我今南征值此悲秋能無回首北望長安乃猶倚杖無之昔城獨坐也洲為水中可居地其小者曰渚江泛則洲渚沒江歛故洲渚出秋天高則氣爽而虛萬象皆空故風物若是清絕耳惟是浮海有心衰年難到垂朱何與迂拙堪羞彼黃昏之鳥接翅投林羽翮往來翩翩自得視我回白首不見長安背孤城獨坐靡托者何如哉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四句

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二句長安若箇伴猶想映貂

金二句指舊僚

常侍一代才子今日風流盡矣此去修文亦茫茫下耳我平生交遊化為異物者何限他人不重見猶可言也斯人不重見不可言也斯人是知音者壯盛而失知音尚曰有待將老而失知音何可再得遙想客櫬當此短日淒其行於梅嶺寒山片影落於桂林何日返長安乎彼長安舊侶夫豈無人不知若箇尚能不忘常侍想其掩映金貂之風度也

青瑣雙陪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次第

尋書札呼兒檢贈詩六句發揮王子表不媿史臣辭二句指史官

我與君亦長安舊伴猶想往年我居青瑣常侍亦居青瑣曾雙陪入矣後來我在銅梁常侍亦在銅梁竟阻一辭焉前此青瑣銅梁為風塵逢我地今日寒山短日為江漢哭君時我誠阻一辭矣常侍平生其貽我之書還在否且次第而尋其贈我之詩尚存否且呼兒而覓雖然常侍實王子應有王子諸侯年表以志其平生此史臣之職史臣尚鋪張揚厲亮常侍素行不愧此發揮即史臣屬辭不愧此一筆也

哭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迴訪戴船相知
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修文將管
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十一二句語意相承客亭
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招魂素滄偏樵蘇封葬
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以上望其歸櫬

尚書生為劉楨是庶子而竄漳濱死為田橫其門人應歌蒿里漳濱流水竟與蒿里年華同逝乎忽驚其死欲挂留徐之劍還疑其生思迴訪戴之船疑其生喜相知已成白首驚其死痛此別已間黃泉雖欲挂劍風雨淒其嗟何及矣縱使迴船江湖杳渺徒泫然耳地下修文已將管輅而去人間奉使不見張騫再來其奉使吐蕃史館尚記其事其修文在日詩家久重其名乃遙想客亭馬蹄應絕傷心旅櫬蛛網空懸欲復魄而尚帶昭丘天無復尚書喉舌尚書本王孫也當此秋色春草已凋杳杳王孫不知竟歸何處耶

重題公自注公歷禮部尚書薨於太子賓客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四句哭

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二句客櫬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

二句重題之故
我哭尚書轉痛哭君者惟我白首一人耳我雖白首往亦兒童計兒童之交相顧已盡則知茫茫宇宙我生亦甚浮也况客裏銘旌江雨霑濕櫬邊井逕湖風暗吹何日還長安耶尚書為太子賓客本是應劉從此青宮失一賢傅我灑涕難收職是故耳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王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四句題詩

意之逆旅招邀近他鄉旅思寬二句不才甘朽質高臥豈泥

蟠結挽起意

韓信為漢王而還謝安為蒼生而起因知氣數由天責任在人我徒漂泊自為之耳若論世事各有艱難各當僂力豈使君遂可優悠林下也我本旅人招邀幸近因茲客處意緒為寬蓋自分不才甘茲朽質若使君而高臥豈真龍蟠於泥為潛龍勿用耶

沈愛容霜鬢留歡上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四句

事我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二句江湖墮清月酌酌任扶

還二句醉歸

霜鬢之人率為人棄非沈愛者安能容之今留歡而上夜闌者使君投轄之情也顧我老矣使君雖容我霜鬢亦聊以開我之顏而已似此戎馬我今漂流竟不知何地豈無鄉園我久作客亦杳然在山今夕仰見清月已墮江湖夜闌可開逆旅伊邇我將任酌酌而扶還矣○上夜闌或作卜夜闌非也闌係十四寒王維登裴迪小臺亦云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彼欲乘月而遊故莫上關此欲留客而飲故須上關上關即投轄意

久客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二句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

承上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二句狐狸何足道豺虎

正縱橫二句久客之故

交態厚薄從羈旅而知俗情炎涼於淹留而見蓋衰顏自哂何況於人此交態無足怪者小吏相輕宜其為小此俗情大抵然者我今王粲之哀嘗在去國賈生之哭本為傷時去國傷時者非為狐狸為中原豺虎到處縱

橫。故。栖。栖。避。地。不。辭。久。客。小。吏。焉。知。我。心。哉。○時。楊。子。琳。攻。成。都。吐。蕃。寇。邠。州。朱。希。彩。殺。節。度。李。懷。仙。故。曰。豺。虎。正。縱。橫。

杜詩闡卷三十一終

杜詩闡卷三十一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公安詩 大曆三年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二句形骸原土木舟楫復江湖

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以上

陵之有先平沙淨天銜闊岸紆鳴蜩隨泛梗別燕赴秋菰去江

四句南浦六言栖託難高臥饑寒迫向隅寂寥相煦沫浩蕩報恩

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下泣誅。十句正是投何處去此都之意經過憶鄭驛。斟酌

旅情孤。二句奉寄少尹之懷

我出峽至江陵今更欲何向耶早知此都不可懷何必向江陵而問道乃曾幾何時飄然復去此都也所以然者我身譬之西岸土偶東岸木偶本漂流無定故萬里扁舟又向江湖他適耳况社稷茫茫久纏妖氣干戈處處斷送老儒既為老儒百年誠為棄物既纏妖氣萬國盡是窮途雖去此都究不知投何處也出江陵但見南浦平沙雨洗而淨南浦闊岸天銜而紆南浦鳴蜩隨泛梗而不定南浦別燕赴秋菰而未歸二物似客子而客子終何之也豈忘高臥栖託誠難何自向隅饑寒所迫望煦沫以救涸寂矣無聞擬銜珠以報恩不知其處竊慕鯨波之奮鬣願為雁影之隨陽或者南征問懸榻之鄉追踪徐稱東逝遂乘桴之興竊比宣尼乃甯戚商歌不逢舜禰卞和泣玉頻遭楚誅雖去此都究不知投何處也

移居公安山館

尹為我斟酌以示我何去何從與○結句即原居於詹尹意挽到首二句以見不自決欲取決於人

南國書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四句移居

安。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二句山館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

安。二句曉行之感

晝無霧也南國偏多天既寒矣北風尤甚而况山行路岌岌然如登木杪未幾就宿身飄飄然恍在雲端此時虛館寂寥與鬼為鄰而燈光明滅偶聞人語不能成寐而徹夜旁皇雞鳴即發前路茫然誠傷世亂不敢即安爾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四句官亭

夕不返青絲鞵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四句

戲簡少府

南國少寒砧聲亦起西江在西落照已沉乃砧聲起而蟋蟀與客愁俱動西江晚而蒹葭與官亭一色此際急須少府耳乃少府青絲之鞵久而不返使老翁夜燭之花坐而虛燒我望少府者以少府是地主冀得酌流霞傾倒宿昔云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

鷹整翮當雲霄四句贈少府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公自注顧君

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四句

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

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以上醉歌

漢梅福為神仙尉豈易得哉今顏少府其才孤標如天馬然志在千里如秋隼然常思九霄今有題壁之舉誰優詞翰在坐者有顧八分文學即東吳顧況有杜陵老布衣即西漢杜陵老杜陵老為詩家顧文學有筆勢一且升堂以是詞以是翰為少府揮洒而題壁楚有七澤是日之霜風正凍楚有赤壁烏蠻之落照方銜初冬落照在西南烏蠻在西南之極故落照直銜鄂州赤壁也此時老翁酒酣至於耳熱頭白亦忘又何知有霜風凍澤凜慄之寒烏蠻落照遲暮之景所以然者感君意氣痛飲不惜一為歌行以歌主客之興致而已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二句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

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漢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六句美衛

侯形容勞宇宙質樸謝華軒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四句

自歎隱合病意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

饑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栖遲六句移居公安交態遭輕薄今朝豁

所思二句挽合起意

人有不易得者以其能知我病也衛侯是矣但他人之病人知之我之病我自知之如何衛侯能知我病蓋由其雅量容物清襟照人雅量如此故有意氣而平生足感清襟如此故有文辭而少小已優意氣過人故河海之契由來投合文辭映世故風雲之合若可相期也我為宇宙而形容憔悴去軒冕而自安寒劣從古以來幽人多泣歲月不居壯士生悲我之多病良由乎此今移居公安徑迷水煙園荒秋露沉入邑而豺狼交鬪傷弓而鳥雀還饑乃移居於是者白頭作客聊供宴息耳鳥几尚在且伴栖遲耳自入江陵交態輕薄大概可見今至公安所思頓豁誠以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也○公在江陵至小吏相輕吾道窮矣公安願少府外又得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二句題面念我能書數字

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詩不必傳之故日短江湖

白髮前念我之故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結挽起意

周韋質為逍遙公後嗣多賢者少府亦一人惜乎卑卑維筵將散也我送爾爾應有書以貽我他日能書數字至我心慰矣爾念我我先有詩以貽爾將詩不必萬人傳則我心尤慰矣夫我詩不必萬人傳者以時方危而黃塵之中兵甲紛紛耳世無可與言詩者不必傳可也爾書猶望能將數字者以日方短而白髮之人江湖汲汲耳念我老而來日苦短不貽我以數字何忍也以爾華胄又且賢能一命蹉跎如此以我老大復當亂世一

身流落又如此古往今來可勝涕淚分手之際祇有斷腸極目風煙黯然共之矣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漢劉備城二句公安縣古跡寒天催日短風浪與

雲平二句景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

含情四句懷古

公安之野曠矣相傳孫權封呂蒙為孱陵侯地有廢城此呂蒙營是也公安之江漢矣相傳劉備為荊州牧其湖尾有中軍寨此劉備城是也於時野曠寒多欲催短日江漢風急直卷孤雲因想當年劉備與孔明如魚得水君臣之契洒落出羣呂蒙襲關羽詐謀詭計戰伐之名飛騰何在在我維舟於此俯仰古跡不禁長嘯含情無限云

呀鵲行

病鵲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避

眼歸鴉錯回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疎翮稀毛不可狀以上寫其

病疆神迷復皂鵬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

熊罷欲蟄龍蛇溪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六句

壯之

鵲本鷲鳥能搏擊者今病矣宜其孤飛見醜俗眼彼江邊衰柳豈鵲栖身之所亦病而宿此耳當此清秋落日正搏擊之候側身已久其何能為乃過雁歸鴉不知其病尚怖其搏擊而錯回首豈知此病鵲雖有緊腦雄姿其氣已迷所向矣徒然稀翮疎毛其衰亦不可狀矣雖則云病其神之疆猶趨皂鵬前其才之俊尚在蒼鷹上當此山寒而熊罷藏江漢而龍蛇伏哀此病鵲豈能嘿嘿此時應有一擊乃失聲濺血者豈其初心傷哉鵲也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晉肅即李賀之父
韓退之有諱辨

正解柴桑纜下沔仍看蜀道行入檣鳥相背發塞雁一行

鳴二句南紀連銅柱下沔西江接錦城入憑將百錢卜飄

泊問君平二句

江陵有柴桑里吾已去蜀而下沔鄂不謂今日仍看子
有此行於時入蜀者向西下沔鄂者向南檣鳥之發適
相背焉惜人與檣鳥背背耳乃為兄者在前為弟者在
後塞雁之鳴原一行焉惜人不如雁之成行也我下沔
鄂由南遠去已連銅柱君入成都向西溯游直接錦城
南紀西江正相背發異於一行鳴者顧錦城吾舊遊昔
為嚴君平賣卜處我從此南征漂泊日甚子到錦城憑
將百錢為吾卜何去何從庶不至有迷途之泣耳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四句

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我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四句

南極氣暖本不耐寒北風一吹南極為破所以朱鳳亦
苦威垂不能自振耳洞庭湖上寒雪初飛此時即鴻雁
小鳥亦無歸宿之處朱鳳威垂君子困矣鴻雁安歸小
人窮矣況十年兵革六合靡遺殺氣積人煙稀誠不如
長往高蹈為商山採芝人耳時
清猶然世亂栖栖獨何為耶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良
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迴頭五步坐秋山
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以上憶昔訪
仙而入山弟子誰依白
茅屋盧老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灰燒丹
火立圍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

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上以
憶昔仙逝 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神猶左二句 祕訣
而下山 總收

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

鼓瀟湘柁

四句訪董鍊師

昔年有志仙學聞有華蓋君隱於王屋之小有洞近洪河越怒濤亂流駕舸辛勤如此將以謁華蓋君也乃人棺上天不可得見良岑之青輝寂歷山中之么麼慘澹崖空壑靜行步趨想惟有對秋山而魂暗消虛仙賞而淚交落耳先師逝矣弟子誰在獨有盧老開關延我但見搗藥之塵還拂巾上燒丹之火已歿階前仙鄉空闊而難尋仙駕飄搖而如在餘霞落照倏忽東西華蓋在焉呼之欲出既而松風謾謾澗水泠泠青兕亂啼肯欲吼遂辭良岑而歸從此遺跡空追夢想難尋夫吾謁華蓋君者將欲得其祕訣隱文耳顧祕訣隱文語言不傳神明斯契曠昔壯盛已見蹉跎今日衰頽願何由遂幸有董鍊師者在衡陽庶不得之華蓋君或得之董鍊師南征便舸我將鼓柁從遊矣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益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
開元中韓蔡同最屬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
傳揄揚非造次公自注明皇師韓擇木嘗於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三人竝入直恩
澤各不二顧子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鈞淡法
更祕以上敘其遇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
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班揚間白首不相
棄驂騑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爰難遲暮敢失墜古
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向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才盡傷

形體病渴汚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蹟以上我甘多

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

順從衆多意四句俱跟舟楫無根蒂蛟鼉好為祟况兼水

賊繁特戒風颺駛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

勤勉防縱恣以上適洪吉州洗發遠邦以民為主魚饑費

香餌請哀瘡痍淡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

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以上烈士惡苟得俊傑慙自致

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以上

蔡中郎善八分中郎沒八分惟粹矣文學獨運鑪錘筆力所之更無餘地同時有韓擇木蔡有鄰者開元中亦善八分碑版並列蓋由玄宗工於此書人皆應運一時御札皆蒙品題文學與韓蔡同功一體也文學號明眼

工細書玄宗愛之日示諸王其鈎深之法比韓蔡更祕文學寵遇如此乃其與我遊也獨遺聲利往時追隨開寶年間浩蕩長安或縱歌豪家或飛文省寺我謂君也字與韓蔡並驅君謂我也文與班揚並駕兩人交情遂期白首蓋由文學忘富貴交賤貧譬彼驂駟脫金轡之飾入窮巷之中但知朋交難得白首如初耳今日時移勢易與文學相見於公安話及升沉能無涕泗回首彼時佩玉珂登青雲者豈必皆賢即如我江淹才盡司馬病渴形體支離省郎徒玷不謂故舊如文學依然猶昔處危時話顛蹟也但我甘多病不復有為子苟憂時宜懷大志胡為衣食坐困亦類饑驅胡為顏面向人不能快意胡為作此辛苦行不知世路之險胡為順從衆多意在為崇况水寇復繁風颺更駛此辛苦行之當慎者至於東方諸國節度驕暴兵革紛然多殺長吏似此危邦亦宜裹足子往干焉所當勤勉自持防其縱恣此衆多意之難從者子既有憂世之志則此行當以救民為急夫民為邦本以食為天譬彼魚饑須投香餌今日東方赤子瘡痍已極天子遣皇華使處此一方將務惻隱絕誅求子當為民請命訴之使者俾將牧民之吏慎加選

擇達之朝廷。試可而任。夫惻隱為賢。誅求為愚。其情較然各別。一選擇而立判也。至於烈士以苟得為恥。俊傑當自致其身。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燕不栖惡木。子雖困於衣食。亦當固窮守志。不然猛虎行之。謂何我出郊揮涕。贈子以言。盡此矣。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二句對起數問舟航留製

作長開篋筍。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早放春

四句承麗藻初逢休上人先踏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二句應

就廬山遠我本風塵中人。廬山遠公非我徒也。既已隱居。將欲就

焉。爾大易本廬山遠公之徒。乃方侍麗藻。自比詩人。古

沙門以能詩著。惟休上人。大易其將為休上人耶。知我

仍含凍也。心神之靜。得如白雪之仍含凍否。不見江縣

紅梅。時猶凍已放春也。心神之動。亦似紅梅之早放春

否。以此擬大易心神。即以此擬大易麗藻。夫麗藻非沙

門本色。大易尚舍休上人。就廬山遠。我此行先遊鑪峰

為汝置蘭若。片席地。大易其徐飛錫杖。就廬而訪我。永

謝風塵。頓空麗藻。即心神亦有皈依也已。

岳州詩 大曆二年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曉發公安。又曰數月憩息此縣。追言之也。數月憩息。以見淹留之久。實無數月。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

色生能幾時。四句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

二句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二句

發 總結

擊柝罷。明星出。天曉矣。擊柝明星。若為憩息者。促之行。復欲罷。客子歷此罷者。誠不知幾次。亦不遲。催客子之。早發者。又不獨明星。鄰雞亦哭矣。而猶夫昨日。夕者之。如往者。大率此鄰雞。物色亦多態矣。而能有幾時。此。時忽而彼時。大率此物色。類時之倏忽無常如此。因是。而發我之舟楫。我之籬廬也。一望渺然。自此而去。世之。江湖世之萍踪也。名為遠遊。無前可期。自此而去。世之。公安不可問。無前期。將來之公安。未可知。地之漂泊。靡。定如此。夫光陰。為過客。今日之新。為明日之陳。出門轉。眇已陳迹。所謂如昨日。能幾時。無常者。信無常也。天地。皆逆旅。此地之我。終為何地之我。藥餌扶我。隨所之。將。所謂自此去。無前期。靡定者。信靡定也。我從此曉發矣。

發劉郎浦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四句發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

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四句發
此劉郎浦。先主納吳女處。今日挂帆向此。早發。但見浦上疾風颯颯不已。直至亭午。塵沙未開。如之何。早發。蓋由此浦荒涼。村空人去。豺虎縱橫。不得不然耳。乘此十日北風。南行正利。楚澤雖多漁父。吾舟愁與為鄰。黃帽青鞋。歸計已辦。能無挂帆早發耶。

別董頴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閭望無令。霜雪殘。以上別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以上

董生際窮冬。逢逆浪。道里苦寒矣。董生不知苦寒。浩然長往者。有母在家。缺於甘旨。為負米計耳。彼鄧州在南。

陽為小長安小長安為樂土董子雖不知道里寒也我則覺君衣裳單也此間知鄧州者為趙公聞其有氣節能篤賓主歡但董生有母倚閭必早歸以慰母望可令霜雪之年又加摧殘哉董生已見開帆老夫亦將解纜董生缺甘旨將適樂土而有求老夫缺朝餐欲謀脫粟而無自兼之兵甲載道懷抱難寬我此行將適漢陽登峴首今日黃帽青鞋早發歸來之興他年食薇采蕨何須脫粟之求董生異日一念老夫否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四句

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

非道流幽人見瑕疵以上自敘洪濤隱語笑鼓柁蓬萊池

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嘵嘵

元和津所思煙霞微以上敘幽人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

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四句思衡山之遊

孤雲何嘗有族然亦羣遊蓋神物各有所依耳但間世一出如麟如鳳亦為神物往來霄上不屑人間幽人猶是也往往有惠詢實為幽人滄洲之遊曾與相訂不道中年以往忽爾棄予豈真天高信斷致爽成約亦我無仙骨幽人早見其有瑕疵也遙想幽人在滄洲上溯洪濤訪蓬萊日出扶桑珊瑚照映帆依翠蓋手把仙衣屏一切疑萬慮服元和之液搜煙霞之微惜乎我獨見棄滄洲期阻也自傷碌碌雖知名於世何足為榮徒使商山探芝之興局促未遂今遊潭岳訪董鍊師於五湖間其如風波浩蕩歲暮道遠傷如之何○此章大意是寓言孤雲四句況已如孤雲寡耦少徒又如麟鳳出非其時也天高無消息君門九重也棄予忽如遺退若墜淵也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信見疑忠見謫也洪濤隱笑語鼓柁蓬萊池憂讒畏譏思與人共濟也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遊神於蓬萊宮闕青瑣朝班也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猶望翠華重遇美人一寤也嘵嘵元和津所思煙霞微若將屏一切凝萬慮冀閭闔之或通也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自悼脩名不立進不能離尤

退不能脩初服也。公為扈從臣，亦商山羽翼之流。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既不能為採芝四皓，又不能為泛湖越大夫。曰有餘悲，情見乎詞矣。按留青日札，詮公遊子一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二句，謂公戀戀不忘朝廷，冀衰老而猶得見君，故云。則此詩愚聞似亦未謬。惠詢斷是惠二，東皇太一九歌之一。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二句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

二句舟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

鵬。四句泊城之懷

岳陽臨江山，山城雄峻百層之高，僅見此耳。我泊舟城下，江闊而風來於岸，夕浪都翻，風急而雪拂於舟，寒燈亦酒，暮景幽哉。凡人留滯有才盡之悲，今也才難盡，抑艱危有氣衰之恨，今也氣益增，意者圖南之志，尚未可料。彼鯤鵬變化，何常之有，亦顧才氣何如耳。我對此岳城，惟覺才氣雄壯，夫豈肯終於留滯，老於艱危者。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鵠鴉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四句

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二句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

壚。二句簡鄭

北風疾矣，水邊鵠鴉亦因風而驚呼不已，不特此也。沙為風霾，迷岸上之草樹，雪因風舞，渡萬里之江湖，人坐風中，非九日而帽頻落，舟在風裏，少共濟而維亦孤，似此天寒，亟須杯酒，判官是鄭莊，固置驛矣。置驛無解於寒，置驛外須為我覓酒家壚，潑此寒。況我因風聲寄語，不識判官亦聞否。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二句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二句洞庭水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

流

四句登樓所感

我意中向有洞庭水。今登岳陽樓見之。因知吳楚之界。東南以坼乾坤之大。日夜常浮於時。四顧蒼茫。百端交集。當此煙波淼淼。安得親朋一字。寄洞庭湖邊。當此萬頃茫茫。惟有老病孤舟。泊洞庭湖上。所以然者。關山之北。戎馬正滿。憑軒一望。不禁涕泗汎瀾矣。○是年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備吐蕃白元光李抱玉各出兵擊之。是戎馬關山北。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

四句泛起

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饑。眾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

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

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自

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敝。得毋妻

嫂欺。尚為諸侯客。但屈諸縣卑。

以上敘少府

南遊炎海甸。浩蕩

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

期。

六句之交廣

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遊

子悲侍婢。艷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鐘。行酒雙逶迤。

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於斯。上貴

見。肝膽下貴不相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為。錯揮鐵如

意。莫避珊瑚枝。始兼逸邁興。終慎賓主儀。

以上勉之

戎馬闇天

宇。嗚呼生別離。

二句送別之情

賢豪多矣。大抵功成於前。名垂於後。其功則實。其名則虛。一已之功。名如此。子孫之陵。替可知。即如爾為鄭公。

四代孫世澤未遠今已苦饑誰識毛骨尚在為麒麟兒也當太宗朝爾祖磊磊落落以樸直致君遂成貞觀盛治從此家聲亦振今子孫屈為少府又何行色之微耶偶然邂逅乃見爾毛骨已足麒麟之種聽爾議論更服公侯之姿庶幾黃金滿籬青雲立致如何長卿於武帝本是同時季子於嫂妻不免詭厲以麒麟兒至為諸侯客以公侯器屈為州縣卑宜行色之微耳交廣為炎海甸爾今南遊於彼江湖浩蕩從此窮途人事難憑庶幾天相蓋世亂時危家聲誰念離鄉去國為人所輕當歲暮而解帆乘春風而歸里可也爾去廣州地多豪貴應出入朱門華屋矣爾本世家子弟彼玉食蛟螭傾城侍婢綃綺琥珀之類不過富貴家物色在子當此自應奠土視之縱使新歡繼繼繼燭通宵梁棟深沉飛星下夜目挑心招兩情頓洽投珠贈碧於此忽諧爾當此際但須露肝膽披心事酒酣氣壯一達胸中所為雖有寶重如石家珊瑚者不妨揮鐵如意以碎之似此逸興苟若無人仍須慎儀成禮而退爾勉手哉妻其蒼梧之陰渺矣炎海之甸茫茫天宇戎馬紛如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

冬晚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鄂杜旁

四句自敘

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雲晴

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送別以上

我嘗為節度參謀宜坐幃幄今休矣昔為參卿今成蕩子蕩子本鄂杜人今作客瀟湘外者以鄂杜為西戎逼處耳猶幸舍人在為傾蓋交坐此留連難別繫舟費日也別後來札不能遽期今日去檣黯然欲絕不見雲晴而水鷗更舞風逆而雁亦無行乎我老矣雌雄之劍久藏匣裏舍人於雌雄二劍任意選用或雌伏或雄飛出處之際舍人必能審擇無誤選之當則雌雄皆得其用選之不當雖有吹毛之利豈能為我用哉舍人慎旃

自岳州往潭州詩 大曆四年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二句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

二句陪使君登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二句樓外之景敢違漁父問從

此更南征二句將之

湖闊則雲霧常兼樓孤則晚晴專屬我陪使君登此自顧非徐孺子使君之禮以余孺子而有加使君是謝宣城宣城之詩今得使君而若接於時凭樓一望雪岸之上叢梅已發春泥之中百草亦生時物又春矣昔者屈原見放漁父問之告以與時推移汨泥揚波之道屈子不從是違漁父問也我何敢然而更作南征終老江潭哉

過南嶽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翠牙

穿裊蔣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以上過壤

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廻赤壁浩浩畧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以上入洞庭聖朝

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斯養名賢隱鍛鑪邵平元入

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鳥八句過嶽入湖之感

岳陽城下岷澧湘三江皆會於此洞庭湖則在郡城西南將發之際三江波浪爭道而趨至岸轉而江與湖始判也鄂渚在江夏遠望之雲樹忽分衡山在舟左遙湖之舳艫若引蓋衡山東南二面臨映相川自長沙至此江湖七百里中有九背焉帆隨相轉望衡九面是也舟過南嶽但見裊蔣穿牙青蔥拂棹寒蒲吐節碧色迎舟是百卉逢春皆有生意獨我老病逢春潦倒既過南嶽遂入洞庭而見田壤之童早犁雨雪漁人之屋低架泥塗楚地卑濕壤童漁屋有如此者此時風帆拽滿水驛微茫隱見武昌間者赤壁非耶既入湖悠悠愈遠冥冥蒼梧野者九疑是耶已過嶽浩浩不見睇蒼梧而弔帝子遺恨猶留望赤壁而笑曹公壯圖終屈往事如此本朝御極方光有何遺恨中原尚存殘孽正須壯圖而乃才淑見遺多隨斯養名賢失志半隱鍛鑪此種瓜邵平

仍還故國思鱸張翰卒返江東我今亦在廝養鍛鑪之間竊比邵平張翰之跡危檣獨泛夜烏同栖所痕不斷豈無故哉

過洞庭湖

此題舊編未陽後泥於詩中回檣二字也今移於此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隄盤古木迎櫂舞神鴉四句洞庭

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四句

洞庭湖有射蛟浦為飲飛斬蛟之所而青草湖圍於其外洞庭湖有龍堆舊置白沙驛於此而龍堆即隱於其間而況古木護隄盤盤何密神鴉舞櫂陣陣如迎湖異矣此處有洪波爭道破浪往者直南風之正此處岸轉而分江湖回檣行者緣畏日之斜遙望湖光與天俱遠乘槎之興我終遂哉○迎櫂舞神鴉必得食而舞唐人張裕長沙詩木客提蔬東江鳥接飯丸熊孺登董監廟神鳥賈得商人食飛趁征帆過蠡湖孫光憲竹枝詞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餉神鴉等句可謂長日夏日也左傳趙盾夏日之日註曰夏日可畏即公祖杜預註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日青草續為名二句青宿槩依農事郵籤報水

程二句宿寒水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

征四句宿時情景

洞庭猶在又是青草湖一湖中有兩湖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是青草湖之名續洞庭為之耳湖中有洲洲上有田有田則有農事我之宿槩依農事而已湖上有驛驛次有夫有夫則有更籌是岸上郵籤若為我報水程也宿槩所依處寒水因而爭倚薄郵籤所報時雲月因而遞微明所可感者湖邊春雁咸動歸思雙雙羣起向北飛去顧我方南征也雁却北歸豈緣我之南征故意以北征傲我耶

宿白沙驛

公自注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四句
萬象皆春色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好的近南溟四句

宿驛之感

水宿多矣落照如故人煙徧矣又到此亭地名白沙驛邊之沙不改舊白湖南初過湖外之草猶見新青春色固不止此即此而觀萬象已呈萬象雖則如此其如客子終年自泛此去隨波無限好景月光的的不已直逼南溟哉○的的是月宋之問寒宵引明月的的寒潭中

上水遣懷

由岳之潭溯洄而上一路上水舟行最艱合下數章皆寫舟行之險

我衰太平日身病戎馬後踳踳多拙爲安得不皓首驅馳
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及低顏下色

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曩懷常

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於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暮齒依

衰柳以上上水之故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

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

否以上上水之懷齒萃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

杯酒譎謳互激遠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賴穎脫手

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以上實敘上水之事蒼蒼衆色晚熊挂玄

蛇吼黃熊在樹顛正爲羣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亦厚

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八句遣懷之指

時平而我衰者都緣戎馬之餘多病使然耳謀生又拙能不皓首跋涉雖徧餬口爲艱而況新進日生老成都

謝惟低顏向人耳其在故人憐我困頓時有善誘之詞若彼後生見我老醜反有凌人之氣因而窮迫日甚曩懷遂阻奔走四方何异伯通病狂中風自捐盛時乎入蜀以來周一紀矣今往潭州孤舟凌亂於春華暮齒依栖於蒲柳因歎有虞至聖骨朽九疑何况陶唐後人摧殘已久其為衰老不亦宜哉此地忠如屈原賢如賈誼一朝被讒賈志隕命兩人悲魂蕭條不見我今放逐流離亦猶屈之行吟賈之壽命難延耳於是上水齒岸之石見而湘水之清益急矣林藪之路迷而逆行之筏難施矣乃篙工偏於此試奇其密逞巧也意氣之壯若酣杯酒其互激遠也回幹之機亦明授受篙工於此真有不動聲色波瀾老成嘯歌自得成竹在胸者是篙工之經濟也善知者誠觸類以推之他事莫不有穎脫之機而古來經濟之手如操舟者何獨罕有彼世路之險有甚於水不見熊噬蛇羆搏虎抱此羸軀而曰我能履之顏其厚與惟達者知幾隱忍自安與俗浮沉而已○公杜氏墓誌稱統系伊祁分姓唐杜送唐使君云與君陶唐後陶唐人公自謂也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公自注雲濤盤難名極為險阻衆

力亦不細呀坑瞥眼過飛艣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宐

恐泥以上言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

期勿替以上言

同舟有共濟之義我減米而濟其饑斯遇險而得其力猶憶向來雲濤盤之險衆力回幹其功不小所以呀坑之中瞥眼而過若不經意者然此飛艣無帶可恃為得為失只瞬息間過此誠為僥倖猶恐致遠不能假使一泥將如之何所為減米散舟還期共濟也豈獨行舟百慮皆然曩賢計事分明不爽苟能廣操舟之理計安慮危拳拳勿忘天下又何事不可理哉○古之善為國者善操舟者也故於風波震撼中無傾檣摧楫之患後濟之計不圖於後此何待狼頭鹿角之險然後變色安瀾順流識者已抱傾覆之慮公於上水後復作此章名曰解憂正憂之至也

湘夫人祠

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陳澧注曰舜長妃娥皇次妃女英三妃癸比從堯而言皆謂帝子從舜而言皆謂之妃其曰湘君湘夫人者後人從湘起見以水神尊之

蕭蕭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佩薛燕舞翠帷塵四句

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四句

感之

肅肅然入焉思敬者此湘妃廟繚以空垣但對碧水春耳玉佩猶懸蟲書成薛翠帷還挂燕舞飄塵乘此晚泊登汀薦蘋將敬因歎湘妃何為有此廟蓋由大舜陟方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為恨不淺所由竹上淚痕斑斑未滅後人立祠於此志憑弔云

湖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四句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二句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

嗟二句夕望之感

入潭上水牽用百丈江色隨之透迤所以孤舟泛日直至日斜湘祠始北望也昨登杖屨餘興猶賒無奈極目雲沙已斷何雖碧水空牆猶在目中乃翠帷玉佩杳不可見此際叢叢春竹山鬼應迷娟娟暮花湘娥空倚只因二妃泣望蒼梧恨不得從故春而迷暮而倚無時不思君王情有如是者彼湖南湘水清絕愁人自南巡至今萬古長嗟有如一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繫回塘

澹暮色日沒眾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燈成分翳八句窮途

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患

餘聖哲垂象繫六句宿浦之感

此行早宿為同舟之賓從勞思休息之耳當此仲春江
山明麗幸而早宿可供遊覽無奈飄風無常維舟未穩
因舍名勝進泊回塘此回塘上暮色已淡日沒矣星
矣月魄未生燈光半滅矣處此窮途亦有俊異只因世
亂到處寡恩况鄙夫如余者放浪餘生何求之有不
草草卒歲已耳夫窮途為憂患之途亂世為憂患之世
斯文未喪多出憂患古人憂患作易如彖繫一書文王
不蒙難孔子非莫容則此書亦不傳今處亂世值窮途
俊異固聖哲之倫鄙夫亦斯文
之徒也賓從雖勞亦可自遣夫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四句總起

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罟網設法害生成四句寓言
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四句

感之

夫人一日所遇可歌可哭尚未有定然歌哭交集之會
皆在曉也所以及期早行不致少解即孤舟之行無異
昨日因知所聞見者歌哭同此一聲耳彼林有飛鳥在
曉求食知不免於網水有潛魚在曉獨驚知不免於罟
夫網罟之設本前民用豈知網罟設而鳥不安於上魚
不安於下一若設法以害生成者孤矢毒民何以異是
然則世事之可歌哭者何限哉顧此舟次碧藻可玩高
帆自征緬想陶唐時熙熙揖讓天下不見兵革今日干
戈載道揖讓未還崩迫之情開而未釋孰為可歌孰為
可哭真在曉俱集者○蕭太傅辭奪禮表不勝崩迫
之情崩迫二字正是哭意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溪和風因桂棹春日漲雲岑四句至津

口 回道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

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六句感物甕餘不盡酒却有無聲琴聖

賢兩寂寞渺渺獨開襟以通塞意結

南岳在前而漸近湘流東逝而彌淡矣桂棹悠悠和風自引雲岑靄靄春日俱浮遂回道而過津口有羅網之困魚過津口而經楓林有矢音之好鳥困密網者何其塞矣嘉音者何其通以魚鳥之微有通塞之異仁者處此能無惻隱是必使困密網者亦喧嘉音而後快也夫有通有塞必使物各得所者仁者之處物何通何塞自然無入不得者達人之處已即如酒未盡我情適矣琴無聲我情鬱矣是亦通塞之微異者此時不盡之酒清聖濁賢琴既無聲與俱寂寞莫開襟無悶又何通塞係懷之有

次空靈岸

云云道素良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空靈

使管我居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向者留

遺憾恥為達人請回帆觀賞延佳處領其要八句次空靈之懷

我由岳之潭一路上水皆迎浪也云云然風微波縹雖則迎浪天空江闊得以展我清眺焉夫舟楫無取乎遲惟欲展清眺而適迎素浪舟楫不期遲而自遲所歷之妙得以盡供清眺所歷之妙何在在此空靈岸耳霞石峻峭楓栝蔽虧上水以來別一天地夫所歷之妙青春無私乃展眺之餘白日偏照豈非境為天闢遂覺日月亦私乎卜居遣興瘴毒何憂旅人即次終悲戎馬年來轍迹見笑達人今休矣對此空靈會當窮極其妙必在回帆日也

宿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木雜古今樹地蒸

南風盛春熱西日暮以上花石成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

茫天造開理亂豈恆數四句開說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二句

宿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

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以上時事

由空靈南至湘潭有花石成即花石城也午辭於彼夕

宿於此而見此花石成處岸之所疏猶是開闢之水木

之雜處無非古今之樹惟是風競氣蒸春熱不解此亦

氣候使然夫氣候固南北不同理亂豈古今異數苟有

人以轉移之理亂之數何定之有我繫舟藤輪策杖樵

路但見空村幾處逃亡者多圃蔬不生泉流空注顧此

柴扉雖無在者幸而農器尚未為兵當此山東河北還

留逆孽之餘三湘五湖猶是恪共之地然征役調遣勢

所難免又賦稅輪輓半賴江南乃朝廷青苗權酷諸稅

使者相望於道是民不效於兵亦效於賦誰能叩關下

令減賦更此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并四句

由早行篙師怠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四句

篙師不早發 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霞映煩促瘴豈侵頽倚睡未

醒僕夫問盥櫛暮顏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

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以上寫

事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四句

直寫不

欲干請

凡有求於人而恐不應則百慮紛然必託斯文以達念

及於此斯文之達亦我所疾病者故朋輩雖多不欲干

免於危。垂堂之戒。謂何使我無處奔命哉。不見黑蛟翻浪。黃霞蒸日。忽焉煩促者。瘴欲侵也。兀然頽倚者。睡未醒也。何心問盥櫛之事。何顏對青鏡之中。何意上葛巾之簪。何興仰林花之盛。惟是喜囊中之淨。盡不憂寇來。任世路之艱危。遂其直性。古固窮而無求者。為夷齊。採薇甘餓。古不能固窮。事干請者。如蘇張。憑軾歷遊。二者何去何從。使人疑誤。以為夷齊。何不餓首陽。以為蘇張。未嘗資歷聘。亦惟安窮途。絕干請。雖不為夷齊。亦庶免於蘇張之請而已。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

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以上寫晚洲之險

羈旅暫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我得終疎放四句次洲

此何地耶雲石參錯而坡陀洲上風濤甚壯也或曰是晚洲晚洲不傳因今日所次得名其秀色固然異狀云於時春水漲而船所經者高故棹之所過垂猿之手可接而把身之所在飛鳥之度反出其下恍惚在雲石間也風濤之壯何如浪擺而書帙皆翻致妨展玩沙危則折花當識以示行人其險如此有何愉悅夫亦羈旅聊遣我情耳乃念及羸老又添惆悵我所思兮在中原中原之兵未解日歸之期何日將終老江上長為疎放之人而已○唐人張承吉詩云折花當驛路恐忘驛路故折花記之此曰危沙折花當恐人不知沙險亦折花記之當字用法正同

發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徇鳥行猶去叢花笑不來四句發白

潭馬潭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杯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四句發之

故

水生沒纜舟已難維日出滿江纜宜速解况宿鳥或行
出林都去叢花薄倖笑我不來我不發何為蓋自首之
人何人不惜金杯之酒到處有之潭上主人雖曰
新知但我南棹未有回期豈以新知帶我南征也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解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子
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以上石間
採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歿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畧
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
亂紛嗷嗷奈何黠利徒漁奪成逋逃以上舟自喜遂生理

花時黃縕袍

二句

我今辭主人又南征矣開帆之際便駕洪濤駕洪濤而
南國之春水滿矣潭州丹崖恍然在前開帆行而舟子
之腹食廢矣湖上飄風莫不驚取舟行如此似以我為
利涉者然豈知其非而爾勞空費耶夫我行非利涉猶
可言也喪亂歿多門不可言也彼石間有女採蕨供餐
鬻蔬輸稅夫歿百役暮投空村豈獨此女當此賦役煩
苦虎狼載道何吏不殘何處可免剝民則錐刀必悉刈
民則貴人寡恩况索錢不一門戶甚多當時諸道稅錢
如鹽鐵轉運括苗權酷各色種種民何以堪黠吏侵奪
戶口逃匿大率江上空村石間寡婦耳睹此喪亂我行
雖非利涉猶喜生理得遂及此花時
可無斗酒為孫濟之黃袍亦差快矣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
侵江闊春蒲長雪消六句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公自
注服
虔曰嶺有五因以為各交趾
合浦果有此嶺○二句是歎
乾坤之內納納何多郡國之中行行難徧所以到處雲
山兼有五嶺各方風土遠帶三苗至若江邊老樹雪後

春蒲豈有棟梁之材，不過早彫之物，我猶是也。自傷老去，無補聖朝，扁舟泛泛，稅駕何途哉。

入喬口 公自注長沙北界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密

早蜂亂，江泥輕燕斜。 六句入喬口之情景 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結出長沙北界

我今身愈南，舊京愈遠。舊京遠，歸路愈賒矣。夫江南卑濕，少年居此，猶恐壽命不長，以殘年而傍水國，何以堪此。況春華雖好，落日對之，何能久哉。不見木蜜懸而蜂喧，蜂得氣於春華，如此殘年似我，不如蜂也。塗泥融而燕舞，燕得志於春華，如此殘年似我，不如燕也。昔年賈生遠謫，長沙賈志而歿，其骨已朽，我獨何人。而至是竊恐賈生老於長沙，我不得歸舊京，其為悽惻，今古同情耳。

銅官渚守風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 二句題面 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

楚俗 二句 早泊雲物晦，逆行風浪慳。 二句實寫守風 飛來雙白鶴，過去

香難攀 以託興結

我舟行未夜，楚帆隨落者，為避風暫泊此湘渚間耳。湘渚人家，其耕種與西北異，未耕之先，燒草下水，各為水耕。故先浸草，浸草矣，更燒山，楚俗旱則焚山，以致雨。春火所不免耳。我守風所見如此，自幸早泊，雲物已晦，雖欲逆行，波浪甚慳，人守風也。鶴則異是飛來，過去香渺難攀，猶是風也。鶴偏得之，而高舉，人不如鶴哉。

北風 公自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 二句總 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

爽攜甲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 六句風勢

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權枯。執熱沉沉在，臨寒往往須。且知

寬肺疾不敢恨危塗六句應氣待北風蘇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

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擁坐隅以上信宿

行即

南國之瘴當春即有計此時必得北風瘴氣方蘇乃風來有候昨已霾矣風來有漸宵復鼓矣忽焉卑濕之地爽氣徐携洞庭之湖其聲如拔湖援而魚龍偃伏聲驅而鳥獸交呼北風之烈如此此時瘴氣賴其滌除即破浪而不惜此時阻風雖則愁絕付摧枯而聽之蓋以執熱之際正須凌寒之風但貪肺疾得寬又何危途足慮此昨宵信宿煩舟人之停泊乃肺氣已蘇向僕夫而躊躇若曰今晨之風苟不盛怒前途之便遂可長驅於焉隱几舟中看來帆之片片俄焉雲山起伏向坐隅而層層風必止矣可以行矣

杜詩闡卷三十一終

杜詩闡卷三十二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自潭之衡復回潭詩 大曆三年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大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四句包兩

嗟余竟輒軻將老逢艱危二句承上起下胡雛窺神器逆節同

所歸河洛化為魚公卿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

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

杜詩闡卷三十二

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所司高賢迫形

勢豈暇相扶持疲蕭荀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已愁

痛正為茲以上敘立肅兩朝治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

夜看鄴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淡陳苦辭六句詠懷

指之

人生貴為男子以其丈夫耳乃丈夫又重天機以出處
合宜可獨善可兼善也我則何如計我一生以為未達
曾拜拾遺次除幕職以為得志諫垣旋出幕府不終以
為行所為既不能展稷契之志以為善一身則又憂時
念亂不忍嘿嘿是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至我兩者
俱無所以然者賦命軼軻所歷艱危也當祿山叛亂逆
節之人相為附和東京陷而公侯虜西京沒而翠華飛
萬姓罹殃兩宮出走至今將向二紀姦雄反覆是非尚
未有定今上起艱危東征西討恢復社稷空乎能致中
興乃其樹立不及貞觀者蓋因軍儲疲於供給有司困

於上官豈無高賢迫於形勢不能展布以扶持國難徒
懷策莫施而已當貞觀年間先皇時時罪已憂民孔亟
正為此耳我自出諫垣來歲月倏忽江湖老病夜看鄴
城劍氣尚燭斗牛回首舊水蛟龍猶餘雲雨奈齒髮既
衰自料不能復有為於世聊陳苦辭以告當
事雖不能行所欲為猶不止獨善一身哉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承上貞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

暮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

食相拘闕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十里浸江樹逆行少

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

瑣細隘俗務萬古一灰生胡為足名數多憂汗桃源拙計

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

住以上歷敘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受

南征之苦

合馳驚羸瘠且如何魄奪鍼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
怒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衡客勉強親杖屨結

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以上之衡訪道是詠懷之指

貞觀之治未復而致邦危者因襲祖法也法何以襲由於聖王已遠也所以慕而愁慕而慕愁慕兼并不能自已湘水自離江下為桂水蒼梧為舜崩處我愁慕之情託諸此而嘆我生已晚重華不見也彼魚之銜鈎者不潛潛魚則不銜鈎鹿之伏處者反顧走鹿則無反顧不銜鈎無貪餌之心無反顧有長往之意我其似此耶雖噉噉之心未改幽曠乃拳拳之念已異平昔所以然者衣食拘牽朋知曠絕耳於是涉春濤上春沙泝江樹之空度也并竈塵埃即次靡託舟航數具行邁靡常加以老病支離俗務紛沓且妄心於萬古何處生之足數彼桃源固忘世者所託多憂則汗而非倫銅柱豈窮途者所遊計拙則泥而思往雖南征愈遠瘴毒難辭庶駐足有期誠步可息無奈中原多故虎狼未清我之所歷即銅柱豈能飛駕哉古有葛洪曾求丹砂為勾漏今古有許靖曾避董卓之難而走交趾是銅柱之泥不獨我然我將為葛洪許靖乎誠恐賢愚等差徒然馳騖耳自傷羸瘠之軀屢邀鍼灸之術因茲擁滯僮僕亦慵為此稽留篙師亦怒終當挂帆前去行止聽天遙望衡山有祝融峰董鍊師在焉是亦葛洪許靖之徒我將策杖往親庶幾結託老人之星展衰步於羅浮山上則今日桂水之遊為不虛所謂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者終得所皈依矣

望嶽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瀕洞半炎方
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
泊我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
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

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

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以上三歎問府主曷

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挽祀典等句結

朱鳥為南方之宿南嶽配焉秩祀之典厥惟舊哉其氣呼吸領地脈之靈其體盤薄踞炎方之半乃邦家祀典則在德不在物粵稽有虞氏曾南巡至此我今來衡既不及有虞氏時恭逢盛典徒苦世網不容栖遲行邁夫豈得已於時仰眺早日灼爍壁上俯睇清光蕩漾湘中其間五峰祝融為尊故諸峰南向朝於祝融者氏相次其中紫蓋一峰勢轉東去與祝融若相爭長所見如此所傳聞者晉魏舒女封為南嶽夫人羣仙夾侍翱翔之際能使五峰暑氣風散如霜庶幾杖策岡巔休憩堂內資清冷避炎蒸惜乎前途牽迫限此登陟彼衡州府主有嶽瀆之職今日我皇為有虞之君雖望秩巡狩之典不行而封內山川則府主之事其惟敬脩祀典以勤我皇但格神在德不在牲璧況此衰俗重費我民神其忍諸我知衡山之神閭表俗降休祥所必然者府主勉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二句翠羽衝花他自

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

四句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二句虛霑焦舉

為寒食實藉君平賣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粗飯任

吾年四句

自述季春出火是為新火但見客船左右湖色與春光交淨有新燕焉衝花自得亦他自得耳有少年者騎竹為樂我則無緣也彼紅顏騎竹之流即胡童結束者是殊為難有翠羽衝花之侶即楚女腰肢者是亦覺可憐我意則懷古耳當年漢景帝子封長沙為定王賈誼為傅其廟有井今定王城猶在否富貴亦無常矣賈誼井依然

否明德信不泯也。我作客江潭，旅食不絕，雖焦舉之為寒食，不禁人火。我無光可炊，亦虛霑其惠。惟是君平賣卜之錢，旅人囊澀，實欲藉此以為杖頭資。人莫不慕鐘鼎，亦誰樂居山林？二者所賦，各有天性，所以濁醪粗飯，任我殘年。翠羽衝花，信乎他自得紅顏。騎竹信乎我無緣哉。騎竹，騎竹馬也。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

伏枕左書空。四句自傷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

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

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八句他鄉

之感

東西漂泊久聽此身，所傷心者老病支離，臂枯耳聾耳寂，寂繫舟耳不雙聞，而淚則雙落。悠悠伏枕，右臂既枯，則左臂書空，回首長安，每年清明日，置打毬之宴，蹴踘是也。寒食節，蹴鞠樂，鞦韆戲，笑為樂，半仙之戲是也。我十年

年漂泊，將雛遠方，久不見長安，蹴踘之盛，惟萬里他鄉所見，鞦韆風俗處處相同耳。今日旅雁上雲，已歸紫塞，人獨他鄉，家人鑽火，亦用青楓，嘆非我土。遙望秦城樓閣，杳渺煙花，漢主山河，迷離錦繡，其如洞庭愈闊，長安終遠，白頭流落，無日首丘何。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

篋，笥久以俟。公家需，應首二句開視化為血。哀今征斂無，應次二句

客從何處來，從南溟來。其遺我者，有鮫人所泣之珠。珠中有字，隱隱難辨。夫亦緘諸篋中，俟公家用耳。今公家稅及商錢，須此正急，乃開緘而視，已化為血。夫珠本鮫淚，原血所化，今還為血。血何以應徵斂，豈知今日徵斂莫非民血哉。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二句發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潭之景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

神。四句發

潭之感我到潭未久。今晨又發美酒芳春。信宿即去。何汲汲哉。不見發潭時。送客者有岸花。送客惟岸花。潭州尚有岸花耳。留人者有檣燕。留人惟檣燕。潭州不過檣燕耳。庶幾古人。當年謫長沙者。有賈誼。其才獨步。左遷潭州者。有褚遂良。其書絕倫。回首潭州。無可傷神。傷神惟為二公。潭州所以急發也。○花何送客。燕何留人。此如楚辭。河伯一篇。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騰予之意。蓋言波猶迎魚。猶送相形。以見君恩之薄。即公云然。潭州之人。情可知。

雙楓浦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二句雙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

材。二句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有地主。暫借上天

迴。四句俱此

擬之詞潭之劉陽縣。有雙楓浦。我輟棹於此。誠念雙楓浦。以雙楓樹得名。乃舊已摧矣。摧則衰謝。能無自驚。亦誰復道。其未摧前。為棟梁材者。頂若紗帽。當浪之高。浮焉。僅露其巔。紋若錦苔。其皮之古。截之。可以為器。嗟此雙楓。誰為地主。我欲從而假之。雙楓雖摧。為棟梁則老。為仙槎。則優庶。幾乘泛天際。依然是棟梁材也。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晚尚虛名。酬判官臥病江湖春復生。酬判官藥裏

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初成。酬判官只同燕石能星

隕。自得隋珠覺夜明。酬判官喬口橘洲風浪促。繫舟何

惜片時程。酬判官蓮葉舟輕等句

我至衡判官貽我以詩判官曰舊德中朝屬望勞我何德之有又何屬望之有才微年老不過虛名尚存耳判官曰江湖天闊足風濤我豈愛此風濤惟是臥病江湖當春復有生意也判官曰新詩海內流傳徧又曰老不知凡幾首夫我新詩何足流傳年來藥裏關心吟詠久輟即春興偶然有作亦只因花枝照眼不覺移情而有句耳判官曰衡陽紙價頓能高我思物之賸者何足貴我之詩只同燕石如已隕之星耳物之真者乃足寶子之詩乃是隋珠故照夜乃益明也判官曰松膠酒熟傍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信如子言以我能操舟而醉酒子獨不可挂帆至衡尊酒論詩乎況喬口橘洲風浪甚緊挂帆到衡不過片時子何惜此片時不惠然過我耶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四句送李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四句自述

諸侯無專殺賜斧鉞然後殺大夫此行為討番禺賊帥去蓋將赴廣州耳方其下青冥也自北故北風隨其氣亦見斧鉞之威當朱夏而兼肅殺及其過洞庭也往南故南斗避其文星亦見斧鉞之象有武備而兼文事下青冥過洞庭隨北風避南斗幾於叱咤風雲指揮天地大夫臨邊聲勢輝赫哉我於日月偏受拘束如籠中之鳥我於乾坤更覺浮沉為水上之萍大夫在朝廷為王孫於我為丈人行其亦憐我垂老念我飄零否○按大曆四年李勉除嶺南節度其至嶺南在冬過衡則在夏時嶺南番帥馮崇道與桂州朱濟時叛逆多年朝廷遣勉討之又按勉好古尚奇名畫記載勉博古多藝窮精蓄奇故曰南斗避文星

迴棹

時公由潭之衡即迴棹者畏炎蒸也其後又入衡州避臧玠亂也或疑公未嘗兩入衡公入衡詩昨者間瓊樹毋論再繼綵曰昨日再兩次何疑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為客費多年四句回棹

心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巾

拂那關眼餅疊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衰沉縣強飯尊

添滑端居茗續煎以上回棹之故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

翻堪倚回帆又省牽四句回棹我家碑不沒王氏井依然几杖

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游寺可終焉遂性同漁

父成名異魯連八句回棹之事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

以避熱結

我於宿昔凡榮枯得喪都委諸命乃自私其身則尤畏天畏天者知此身為天所付不欲委諸危地故勞生不知變化似乎安命為客不憚屢遷無非畏天今衡岳之江湖雖大似可少留乃蒸池之疫癘則偏安能久客為客多年以散才而嬰薄俗勞生繫物更有跡以負前賢

攬我心續茗添羹徒亂人意耳若前賢在漢水峴山間如王粲以井傳我家征南以碑著今日者以言清亦思漢水上以言涼亦憶峴山巔前此上水至衡猶且不憚今回棹而下既有順流之便又省牽纜之苦况我祖之碑尚在王氏之井依然從此至襄陽烏几藜杖茅屋短椽手灌於陵之園身息東林之寺自喜遂性學漁父之入滄浪何必成名為魯連之蹈東海此亦前賢之可追者然此事非篙師不濟篙師速回棹送我至漢水濱峴山上雖當朱夏其為清涼當有無異於寒泉者若曰安命而處此蒸池疫癘之鄉是不畏天也豈敢然耶○何晏景福殿賦云感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公起意本此蓋何賦亦為避暑作也灌園定對遊寺梁劉慧斐遊匡山居東林寺本朱長孺註遊意非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邦伯肅肅秩初筵四句就餞

宴發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

盛名富事業無取媿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
百寮下氣蘇君子前以上自敘交誼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

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熱雲集
曛黑闕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煙鴟鵂催明星

解袂從此旋以上餞別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

附書遠山巔四句正是懷抱罄所宣

端公將赴道州軍容盛矣因而羣公出郭共餞端公鄙人與公諒忝眷末往年佩服有素故今日恃骨肉之愛因得罄吐懷抱焉公負盛名富於事業我無足取有媿高賢但我以喪亂之餘便嬰於禍庶幾保愛此身堅同金石自傷疇昔居官拙於宦達對百寮而迂疎無策猶幸今日遇公得罄所吐見君子而愜愉欲前惟是會晤無常哀樂倏忽而況交遊向盡宿昔茫然能無對急鵙亦別淚也當此黑月未吐絳燭將殘鵙鵙鳴矣明星落矣公解袂我欲旋矣乃我欲罄所宣者豈有他辭不過謂道州舊為山賊充斥邇者賊不入境若重以屯戍是民不苦寇反苦兵故願為公進一辭曰上請減兵甲道州舊四萬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民食草根茹木皮者不勝賦稅近者稍稍存活若不驅之力農其何能濟故願為公又進一詞曰下請安井田公志兩言他日奏績念我老病附書山巔勉旃端公懷抱罄所宣鄙言盡此矣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蒼生
今日困天子向時憂井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壤歌惟海
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以上敘解龜踰
臥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倦潁川何以酬塵生彤管筆
寒臚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以上解任相訪別離終雨

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太

史尚南留以上送別軍旅應都息寰區要蓋收九重思諫諍八

極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

窮愁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以上勉其入告

往者以信州寇盜故軍需孔亟朝廷憂之計得良二千石下詔郎署遂選爾出典其地顧此信州此日蒼生困於誅求者正天子往時欲防其寇盜者爾莅任以來甦民困紆主憂并邑之間煙火遂起瘡痍之戶兵燹無虞民不苦兵饑歌者自安海甸兵不擾民畫角者自吹山樓白髮老人得其休息荒榛甌脫行復有秋信州治矣今膺內召訪余舟次顧爾是劉真長我非張孝廉爾是陳穎川我非徐孺子乃遣騎覓舟解懸下榻我德何薄爾義難酬欲賦詩而闕筆經年思解衣而披裘五月亦柰之何夫爾之高義終不可忘乃爾之斯文忽焉已去別情雨散踪跡雲浮而況時當溽暑鳥不出林而噫氣魚猶沉江而掉頭乎昔者陸賈使粵尉佗稱臣爾治猶為太史之留滯周南耳此去兵必盡銷地無不闢雖九重之上還思舊臣乃八極之人正念嘉績爾歸闕後扶王室贊廟謨是故人之正論能持卽我絕塞之窮愁可豁矣在爾此行陶唐之化既不難復在我此後汗漫之遊亦何惜哉○夔為信州地接夜郎六詔故有尉佗句時王必由夔出峽覓公舟次也

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點明表姪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

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爻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

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髣髴

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鬢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空

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穎十

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

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

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

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以上敘祖姑與尚書起家顛末

鳳雛非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磬磬我客

在馮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媿獨委蓬蒿逗留熱爾

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佩間刀左牽紫遊韁飛

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宿昔恨

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以上敘同患難時廷評近要津節

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泛上龍舸家聲肯墜地利器當

秋毫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

洞主降接武海胡船千艘以上奉使南海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

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鼈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臯以上

言自

評事為我表姪者以我曾老姑即評事高祖母也相傳我老姑歸爾祖時時尚未顯後來竟為尚書婦豈無故哉當爾祖貧賤時隋朝末年海內大亂爾祖所交如房杜諸公皆賢豪長者頻來相訪爾祖此時餬口不給安能供客門庭蕭然箕帚之外更無他物俄而珍羞羅列不知所自至客散後爾祖入室始怪爾祖母髮髮一空因自陳剪此鬻市以充杯酒耳蓋爾祖母謂天下荒亂先自陳剪我窺數公皆經綸才其中少年貌虬頰而年十八九者尤為非常子與數公會定須有期他年龍風虎起而吟嘯庶展丈夫之雄一洗兒女之醜乃爾祖母所云虬頰十八九者非他人即太宗皇帝為太上時

也。此時在爾祖坐間，真人之氣已逼戶牖，泊乎貞觀初年，秦王登大寶，爾祖尚書，只因太宗微時，常往來爾祖家，所以貞觀年間，爾祖母亦嘗肩輿入朝，上殿稱壽，六宮為師，后妃咸法，使至尊均叔嫂之稱，爾家世如此，鳳雛五色，非爾而誰？夫爾之家世，固歷歷可考，乃爾之亭訟，尤耿耿難忘。當祿山作孽之年，乾坤鼎沸，我在馮翊，與爾同難，劫奪至於徒步，此身已委蓬蒿，賴爾熱腸驚呼，追及自下，所騎之馬以乘我，而又提刀衛我，策馬送我，苟活到今，莫非爾賜，只因亂離之後，聚散無常，宿昔之恩，缺然未報。今日流落至此，蒼蒼白髮，見笑水花，黯黯青袍，常隨春草，幸爾奉使南海，因得話舊，彼節度實要津也，爾為評事，已近要津，又為俊髦，必見收錄，而況廣州節度親賢如李勉，其運籌必有神功者，昔盧奐宋璟曾為此地節度，今大夫李勉必能超出其上，雖南海為寶貝區，大夫亮如孔奮，處脂膏不以自潤，以李勉親賢，爾為評事，必使番禺洞主接踵來降，千艘畢集，評事行矣，南海之地實出丹砂，我有葛仙，勾漏之想，無奈跋涉為勞，何然亦安能終陷糞土中，不思乘鯨鼈而直上，苟得丹砂，使身輕舉，縱不乘鯨鼈，或得驂鸞而騰天，不然亦作鶴之鳴於九臯，評事為五色鳳雛，我不失為九臯鳴鶴，不至白首青袍，徒為水花青草所笑也。○剪髻髮一段，公取材於湛氏截髻，絡秀治具，以況祖姑阮何無忌之母，能識劉裕，以摹寫祖姑賢能有識，至於子等成名，皆因此人，公取材於漢高本紀，老父之謂高祖，君相貴不可言，向者夫人兒子之貴，皆以君以極言祖姑能識真主，攷之王珪傳，止母李氏於房杜過家時，窺之，知其必貴，非珪妻杜氏，且未嘗有秦王在坐事，公詩亦揚厲之詞耳。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參謀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表首建議，龍見在躊躇，秦王

撥亂，委一劔，總兵符，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八句敘文靜之功

宗臣則廟食，後嗣何疎蕪，彭城英雄種，空膺將相圖，爾惟

外曾孫，倜儻汗血駒。六句敘建封為文靜外孫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

本言
嶮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廼我故人子童卯聯居諸揮

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以上敘建封為

張玠子范雲堪結交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潮落回鯨魚

四句碎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

都舊丘復稅駕大厦傾宐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

當叢雪巖未覺枯柏枯高議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

碧海功業竟何如以上勉其立功

嘗讀有唐實錄當國家草昧首建謀者劉文靜與裴寂

此時高祖尚在躊躇秦王手提長劍親總兵符兵起晉

陽獨夫授首即秦王亦曰昔在晉陽文靜建非常之策

是有唐宗臣宐世世朝食者高祖竟以裴寂言謂其功

高缺望必為後患至於被僇後嗣疎蕪良可嘆也夫以

彭城英維其子孫必多將相今無傳人賴有外孫賢豪

是繼其業如爾者英姿備儻誠汗血駒我眼中少年所

見頗多大率用意崎嶇駸異如爾蓋絕少也顧我與爾

相逢不自今日長沙始蓋爾本我故人張玠子昔年與

我同客兗州爾猶童卯今昂昂八尺遂成丈夫爾外為

文靜孫內為張玠子內外皆名家宐乎風度汪汪江湖

千頃但我為故人不能為范雲急王駭之喪山濤撫嵇

康之子猶幸韋公之晉今日辟爾為參謀爾雖弘才不

屑吏役然鯨魚以大海為歸擢為參謀是亦隨潮赴海

之秋也况爾素負賈生樂毅之志者當此天下多故正

賈生痛哭樂毅上書之日可使賊遺君父師老京都夫

舊丘雖可懷大厦亦宐扶也君臣之義固有定分管葛

之業為時所須况枯柏之姿歲寒彌見今日雲臺上天

衢間舍爾孰能高議誰為嘶鳴爾為國士勦力王家以

召募鄉兵殺賊境上其慟哭流涕甚於賈生王奮不顧身期復舊土猶之樂毅此主憂急盜賊之義耳當時兩京為賊據王師老矣玠為南陽鄧州人東都見其舊丘玠去亮歸鄧召集鄉兵殺賊境上是舊丘復稅駕大履傾宐扶也遇合有分立功以時玠急主憂誠矣夫分定也玠建功後口不言功誠知管葛之出為時也夫枯柏之姿不零霜雪玠當患難而殺賊是歲寒枯柏也雲臺而下方指建封公以建封不樂就幕前以外祖勉之俟博識者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祇病瘦長夏想為情四句

臥病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四句

寄呈

庖廚而係客子宜薄也枕席而在江樓真清矣衰年之病無過一瘦當此長夏何以為情滑不過憶彫胡飯香不過聞錦帶羹二物雖薄宜於病以其溜匙而暖腹也此時冀得杯罌誰欲致者必兩侍御哉

哭韋大夫之晉

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四句

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然四句

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牽南歸駭倉卒北思悄聯絲鵬鳥

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漢道中興

盛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淡朱夏江

湖渺霽天綺樓關樹頂飛旒泛堂前帟幕疑風燕笳簫咽

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累牽

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以上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

二句言繼任無人 春秋褒貶例各器重雙全 二句收足一篇

少年放浪齊趙客遊郇瑕今回首悽愴者憶與韋公周旋日也時我以儒服應鄉貢叨公禮數區區文律蒙不鄙夷未幾公登臺閣曳簪裾黃圖紫蓋間位極尊崇望尤端雅我喜聞貢禹之彈冠其如音容睽隔公頻膺馮唐之見召無奈疾病頓纏今日南來忽聞凶信此時北望倍為黯然而止門賈生已歿犀牛留蜀李司空傳巨卿之系車能無慟哭延陵之寶劍何處高懸已矣所惜者漢道中興正望章賢作相使其世業勿替獨映時賢如之何竟逝哉今日城府沉沉已當朱夏江湖渺渺如此霽天而乃寂寞綺樓空關樹頂淒其飛旆遠泛堂前帶幕之內風燕疑而不回笳簫之聲暮蟬聞而亦急公逝而虛白之室我與終殘我在而孝廉之船公迹亦斷回首郇瑕作客弱冠論交時不獨舊遊已非童孺兼之俗務往往牽連垂老之餘但多涕淚傷情之際強作詩篇自今以往湖南重地誰為作牧之人朝廷乏賢孰繼推轂之任公位高望重功崇業偉據春秋褒貶之例在所宏褒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若公功名德業表表如此其於鶴號車服有雙全者蓋棺論定其無愧夫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 四句送

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 二句自述 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二句期之

韶州炎海出牧非輕特典署郎重此任也乃郎署亦不乏人爾有令望故先之耳我舊為省郎亦忝同舍同舍而爾得分符一輝光矣同舍而爾以令望分符更輝光矣雖則輝光嘆我年老有似馮唐白首為郎分符絕望况頻年多病幸而秋至涼生得蘇肺氣為差慰耳此去洞庭湖外衡岳為鄰雖曰回雁峰頭鴻飛不到爾之書疏豈遂愬然炎海茫茫日望之矣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 二句起下 溪慙長者轍重得故人書

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四句見寄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

酬詩二句

江湖則違魏闕所以然者甘心養拙也爾寄我曰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安有湖外客尚為郎者自分廢棄君恩永絕耳朝廷則疎故人則否前爾之任時曾枉騎過存今爾之任後又貽書念我所由白髮雖多見爾新詩用自慰也但爾寄我曰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不知雖無南雁可以寄書亦有北魚可以將信雁不過衡陽瀟湘之水則北流者爾但看北來有魚是我書到日矣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四句樓上

戀闕勞肝肺論材媿杞枿二句承三極北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

潭二句應五湖南

天地之內可為甚多今俯仰樓頭徒然搔首空搔首則頻抽簪矣頻抽簪者以長安遠在三極北我身不能復北也萍踪久在五湖南我身竟老於南也丹心戀闕空勞肺肝白首論材竊媿杞枿三極北終遠矣亂離之餘救歿不贖不才之質沒齒湘潭五湖南將老矣空乎俯仰樓頭不禁搔首哉

千秋節有感二首

玄宗以八月五日生每年是日宴百官花萼樓下百官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寶鏡及承露囊大曆四年公在潭州時千秋節久罷有感賦此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

編生日龍池塹劫灰以上有感往事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

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以上有感今事

玄宗自寶應元年建巳月賓天千秋罷矣往年八月為臣民令節賓天以來八月為傷心之月先朝此日宴會

常開壯觀既非塵埃日積常宴會故鳳紀有生日之編
已塵埃故龍池成劫灰之塹今日湘江又逢八月我來
潭未久湘川涕淚新自今年奈去國已遙秦地樓臺終
遠萬里憶昔玄宗在日每逢是節羣臣獻寶鏡自製千
秋鏡詩以賜羣臣羣臣有寶鏡之得又常置左右龍武
軍幸蜀後金吾法駕萬里言旋雖居南內千秋之節猶
舉也爾時羣臣皆得與宴猶中衢之尊人人斟酌今寶
鏡亡金吾散衢尊亦不復飲白首老臣惟有憶節神傷
而已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韞
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

以上敘千
秋節宴樂

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事之感懷

循憶千秋節玄宗設宴勤政諸樓賜百官宴一時樓上
御氣交做綵仗迎風飄飄然如在天上梨園弟子聲樂

大陳王母宮桃次第而獻不獨此耳百戲交集妓則羅
韞有紅蕖之艷馬則金羈映白雪之毛需此馬者舞階
為樂也所奇者四百蹄帶金羈舞白雪爭銜壽酒以上
至尊需此妓者走索為戲也所奇者兩妓女穿羅韞踏
紅蕖相背而行於繩上不失秋毫當年千秋節如此人
知上壽以還聖主有他年之貴豈知蒙塵而後邊心有
此日之勞至今日千秋節遂罷也桂水空流波濤
滿眼水自北人自南回首先朝祇增腸斷耳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
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
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氣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
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
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

二句不
交州府

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

詩乾坤幾反覆揚馬宐同時二句正見過於黃初今晨清鏡中

勝入齋房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四句言其才力昨素壯詞氣動人

夜舟接天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四句言其湧思

雷出留金石聲所謂記異

此詩全寫題中記異二字昔有龐公不交州府今不知浪出者惟蘇氏耳人為龐公詩亦過於鄴下乾坤不知

幾反覆而才人自在天壤彼黃初以前有揚馬過黃初則與揚馬同時也我讀渙詩今晨照鏡白髮為黑彼物

之能却老者莫如祥芝渙詩何以異是渙之才力素壯詞氣動人足以變我白髮此一異也轉憶昨夜秋水盛

大舟接天際忽聞湘娥悲聲出簾一時百靈交集不敢即散而風為破江為停豈非渙詩湧思雷出殷殷留金

石聲故耶尤異之至也能勿傾倒矣○唐志渙少喜剽盜後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其人大非靜者公曰靜者亦諷

奉贈盧五丈參謀瑒

公自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命恩旨先支給錢米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丈人

藉才地門閤冠雲霄六句盧五丈老矣逢迎拙相於託契饒二句

應同賜錢傾府待爭光駐船遙二句支給錢米鄰好艱難薄氓心

杼軸焦二句勉其恤民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

章破在腰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唯牽率湖山合

動搖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

休傳鹿是馬莫信鵬為鴉以上總寫長沙待命未解依依袂還斟泛

泛飄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鷓鴣孤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

六句奉贈情事

我祖母係盧氏參謀與我蓋同自出也朝廷妙選君者
蓋以君為行軍參謀猶石苞用孫楚今日使自江陵
鄭僑聘晉國才地優矣况范陽門閥尤冠雲霄我與世
逢迎不免於拙與丈託契意氣獨饒亦曰同自出故耳
今丈在長沙支給錢米我見賜錢以恩旨傾府而待爭
米以恩旨駐船為遙當此民窮財盡時雖恩旨支給而
鄰好難全民艱可念况待命於此我以客星伴君使星
朝朝暮暮寒水之上而素髮已乾銀章久破所以伴君
者更無他事惟說詩累夜翰藻為之牽率醉酒連朝湖
山不覺動搖耳因歎時清非可造次興盡不免蕭條支
給錢米天子之恩澤雖多杆軸焦勞蒼生之寂寥堪念
凡此皆鹿馬之奸鵬鴉之輩為之心也指鹿奸除為鴉
吏去庶恩澤徧困苦甦也我客星伴使未忍即別自歎
流年遲暮蟋蟀催人猶幸體物依栖鴈鷓有託乃猶未
能長往孤負滄洲之願者豈身為郎
官冀馮唐晚而見達乎誰則云然也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主
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求龍媒六句買馬
由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
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
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往往乘蹇驢八句買馬之役梁公富貴于我
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
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網羅羣馬藉馬多氣
在驅除出金帛以上美梁公之賢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畧滄
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
盧手兼菊花路旁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
當杯對客忍涕淚不覺老夫神內傷以上送別

判官奉主將命而南行聞道有買馬之役蓋為軍
馬戎事孔亟耳當今幕府襄陽獨異蓋以判官三將
崇義能儉省殫憂虞儉省故有餘財以買馬憂虞故預
買馬以備非常而所買之馬但取壯健能勝甲不為格
鬪求龍媒也所以然者安史叛亂以來良馬蕩盡其為
龍媒帝都或有而西南一帶未必有渥洼子孫耳今日
非為戎事寧越江湖況江湖間凡馬顛顛衣冠蹇驢苟
得勝甲者馬亦云幸矣夫梁公幕府為天下異平日富
貴若無號令不爽所由襄陽人得安堵無恙而況輕財
好士折節下人居官如此故能矢報主之赤心欲却西
戎回北狄目前在廐羣馬日蕃今日南征金帛不惜無
非志在驅除襄國難耳判官才畧滔滔奉使買馬於梁
公推擇之舉充足相副今有南行之役相逢驛畔當此
九州兵革判官適行正值重陽又當分手雖臨觴忍淚
神已黯傷判官亦知我別情之苦否○時襄陽節度梁
崇義史稱其以地偏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自振襄
漢間大曆九年楊猷沿江而下擅出境復郢諸州皆閉
城自守崇義獨發兵備之平日能却敵可知此詩亦春
秋善善之義云爾考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得隋馬三
千於赤岸津令太僕監馬歲其政貞觀至麟德中育

重送劉十弟判官

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
身易馬六胡命王毛仲領內外閒廐馬復蕃息安祿山
陰選勝甲馬歸范陽至肅宗詔百官以後乘助又半資
回紇之馬繼市馬於回紇回紇大半以羸瘠充數在朝
廷則數皮歸直在回紇猶以馬既入而賄不足為辭大
曆三年回紇詰蕭昕四年回紇詰李涵可証也至括民
間馬為團練馬唐之馬政遂不可問此詩而今
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感慨係之矣

分源豈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

經過辨艷劒意氣逐吳鈎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

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應首

我呼判官為十弟者以劉杜同出在商為豕韋氏也今日作別適當雁賓以年事言則兄忝以人才言則弟優

而為鄴劍光芒吳鈞銛利此我自甘垂翅讓弟先鞭耳
而況本支百世歲晚不凋高義絕倫窮愁足破他日事
畢早旋仍臨江繫船待
爾於長沙驛樓畔哉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四句登舟

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四句登舟

塞雁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四句

將適漢陽

我二月至潭寓居漁商市今又棄春宅而去蓋因秋風
片帆催我歸心耳庭際之蔬尚然在眼浦中之浪已覺
霑衣追維從前生理飄蕩多拙向日歸心遲暮頻違况
盼戎馬於中原紛紛未息遡素書於遠道杳杳愈稀長
安不得歸漢陽亦我土不見塞雁依依又將時集檣烏
之從從此終飛襄陽故土鹿門在焉此行息機漢陰潭
州春宅焉得
久留我也

州春宅焉得久留我也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四句總起

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遭亂

實漂薄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八句秋晚

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已淮海莫蹉跎四句送適廣陵

人生各有頭白所難為者離別耳幸而會晤悲歌復作是會晤暫離別常也回首少壯樂難再得歲寒之心豈有他哉使君則老而彌壯其豪邁也匣劍霜飛其高潔也冰壺玉貯我則生遭亂離頃經漂泊才非濟勝賴爾琢磨所以頭顱胥白我之形容較老爾之膽力偏優耳當此秋高風勁岳峰添翠湖光湧波此去騫騰將訪知已淮海湯湯幸勿蹉跎行色哉

奉贈李八丈曠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駮驥人得有早年
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
政皆已傳眾口艱難體貴安冗長我敢取區區猶歷試烟
烟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在手篋書積誠諫宮闕限
奔走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為耦以上敘判官所親問淹泊泛愛
惜衰朽垂白辭南翁委身希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
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荆衡知音為回首以上敘自

丈於宗枝卓然秀出真珊瑚名寶市上所無駮耳奇姿
人不得有也秀氣則衝星斗龍光不掩事業則富清機
而能安窳會執簡要而勿取冗長區區之職在朝廷歷
試其才烟烟之心在我丈持久而定且其討古論今則
解頤如匡鼎理煩治劇則游刃若庖丁况乎身為外吏
心戀至尊諫書滿懷叩闕莫上今入幕而為判官未據
大畧苟秉鈞而相天子庶展嘉謨丈為時英如此我今
淹泊衰朽疇憐幸逢丈人泛愛勿棄久作南翁而思去
長懷北叟以委身誠歎南方不可久居長安終當歸去
也况涸轍之魚監河莫貸喪家之犬尼父同譏今日洞
庭片石秋色將枯長沙衰柳寒飈忽發荆衡之興盡矣
文知音者一
回首云爾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觀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二句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

二句飲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二句湖南冬不雪我病得

淹留二句長沙

參軍佳士相見恨晚奈有母倚閭望其遊歸何在我欣
相識之心於侍御筵甘為投轄飲在參軍念慈顏之望
恐歸途日難為置書郵昔殷洪喬將人所寄書悉投水
中曰殷洪喬不能作置書郵今參軍固無此事但迫於
省親或不暇寄書耳秋晚矣黃雲暮合高鳥歸飛碧樹
寒侵哀蟬輟響此時殷母在家有子遠遊暮而未歸倚
閭之情為何如者在湖南秋雖已晚猶
幸地暖冬亦不雪老病淹留庶得少慰云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輓歸上都二十韻

素幘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
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
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
迎解豸威以上侍御護輓淡衷見士則此句雅論在兵機起下戎

秋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銅

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合

羣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

後代希對揚期特達衰朽再芳菲以上勉侍御空裏愁書字山

中疾採薇撥杯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

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八句送別

靈輓有素幕有朱幡靈輓渡江素幕已遠朱幡之影遙望漸微爾時駟馬悲鳴萬人失涕幕中參佐哭辭既畢門闌賓客送歸何人獨侍御在耳侍御相從已久伏事有年不獨俊才兼有意氣依依長路執紼追隨耿耿寸心牽衣顛倒感知已之心其義不小懷故舊之誼於禮無違在尚書勳業無異龍驤詔墓尚須他日而侍御霜威真如解豸扶輓因以還朝此感恩懷舊之素是淡衷也乃士則也夫生歿交情不替於朋交則安危大計必殫於國家吾知其立朝時雅論在兵機矣追維永太年間吐蕃犯闕時犬駕塵飛宮闈灰燼羣臣離散朝謁何

人寇盜橫行掃除無策此已事之可鑒者今為朝廷計
但當早朝勤政漏促銅壺毋事增兵苑中旂添玉帳凡
此神策禁軍一切裁革無奈黃閣之老主辱不憂白登
之圍頻年見告中原百姓只合瘡痍河北羣兇恣意需
索猶望廣開言路重見垂衣使儉約繼前王即風流貽
後代矣他日侍御還朝對揚天子以此特達則余衰朽
之年猶芳菲之日也所謂侍御雅論在兵機者以此我
窮愁書殷浩之空臥病採西山之蕨撥杯要飲不覺停
觴抱被相依有誰同宿飄飄征蓋何忍眼看寂寂釣磯
可憐扶立在尚書為故人之痛在侍御有兄弟之情無
奈霜前黃葉故向人飛其無情耶抑有情也○朱幡即
丹旄撥杯要忽罷言要飲而中止也盧為公表弟抱被
句暗用
姜肱事

杜詩闡卷三十一終

杜詩闡卷三十一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潭州詩 大曆四年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
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
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
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湘千株菊使我晝立

頻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

一段道州手札

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

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駮耳行甚速聖朝尚

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

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頽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

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

振

一段叙

傾壺簫管黑白髮舞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

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

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邸

成早作丞相東山起烏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

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

一段叙

附書與裴因

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

軀

四句總收

故人念我尺素雖多。大率虛名泛愛。無救於困者。彼寒
暄之間。何嘗有心。我雖齒落。心未嘗無。溝壑之辱。不免
於哭。我則舌存。哭猶不屑。道州非虛名。非泛愛。知我非
無心人。亮我不作窮途哭。情長紙富。如海珠崑玉。故一
捧讀。而潭酒忘。湘菊棄。書坐夜立。三復不已也。猶憶送
子初尉永嘉。正當年少。曾幾何時。便取軍符。懸侯印。較
之紫燕駮耳。絕塵而奔。神速猶是耳。所以急需子者。天
下戰鬪。宜徵英俊。今日拯黎元。除跋扈。舍子而誰。會當
授鉞築壇。聞子意旨。頽綱漏網。賴子彌綸。子忱愾。上書
必如郭欽之從戎狄。能見大計。激昂答詔。必如劉毅之
舉桓靈。聳動羣臣。我知更僕語。不易盡論。兵氣益能伸
也。乃英俊之宜引者。尚有人在。前此湘江饑宴時。傾壺
而飲。簫管之聲。能黑白髮。舞劍而前。霜雪之氣。忽吹青
春。此時蘇生亦在坐。酒酣齒及。以為是季子雲孫。後來
傑出者。與我同客潭州。蘇卜茅齋於定王郭門。我賣藥
物於漁商市上。蘇來訪我於市北。喜其肩輿之不韉。我

去訪蘇於郭南見其隱几而蕭然我誠已矣蘇豈終老
湘潭者往者將軍西第無數成矣蘇尚茅齋也今者丞
相東山幾人起矣蘇尚郭門也彼鳥雀微禽但謀粟菽
蘇蛟龍大物久蟄寒沙豈知鼓角未休正壯士奮袂之
日部曲都死為豪傑枕戈之秋蘇生勉乎哉裴子尚引
之哉附書裴子兼示蘇者蓋致君堯舜本我素志我既
老而無成此事付與公等公等及時濟世早據要津必
須捐軀以報國夫肥身家者或不免殺身思捐軀者未
必不保身捐軀在一時思捐軀在平日蓋致君者必先
致身也○公進三大禮賦表中有頃者賣藥都市句此
詩藥物楚老
公自謂無疑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公自注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弦歌南風之篇尚錯

雄鳴管猶傷半死心四句正見風疾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

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

寒望羣雲慘歲陰水鄉靈白蜃楓岸疊青岑鬱鬱冬炎瘴

濛濛雨滯淫鼓迎方祭鬼彈落似鴉禽以上叙湖南興盡終無

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汨沒時物正蕭森疑惑尊中罌淹

畱冠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

所欽我安藜不糝汝貴玉為琛烏几重重縛鶉衣寸寸針

哀傷同庾信公自注庾信作哀江南賦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

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

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轉

蓬憂悄悄行藥病泔泔瘞天追潘岳持危覓鄧林蹉跎翻

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鐔以上伏枕書懷約流

迷告汗峻址得嶽峯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披顏爭倩

倩逸足競駸駸朗鑿存愚直皇天實照臨以上呈湖公孫

仍特險候景未生擒書信中原濶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

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八命葛洪尸定

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以書懷結

軒轅製律協氣調風今風疾是律管不諧休製律可也

虞舜彈五弦琴歌南風之薰兮今風疾是非薰風罷彈

琴可也其錯者不獨雄鳴管雄尚錯即雌者可知其傷

者又不獨半死心半死猶傷即半生者可蓋律有雌

雄龍門之桐其根原半死半生耳古聖既泐音律難憑

如此况孤舟旅客病與年侵當此風疾能無伏枕我聞

震澤有五湖今湖南亦有五湖是舟之泊常依震也參

星冬半黃昏已見至丁夜則西沒湖平早見時屬冬矣

昔有雜各為馬融吹笛融去京踰年聞笛甚悲王仲宣

客荆登樓作賦云悲軒轅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我

情猶是耳寒望之中竊悲故國歲陰之際更慘羣雲嗟

此水鄉常靈白蜃淒其楓岸空疊青岑冬炎瘴而鬱鬱

何堪雨滯淫而濛濛彌困伐鼓迎鬼非我故鄉梓弓落

鴟何關客興我伏枕時所見湖南風景如此有時與盡

聊遣悶懷輒復愁來不禁潦倒所以然者生涯汨沒時

物蕭條世路堪疑須察杯中之罍宦情久淡空畱冠上

之簪當年疏救房琯如辛毗諫魏帝而牽裾既而觸忤

肅宗似楊雄為劉歆而投閣於焉狂走俛俛何之自分

微才碌碌見棄我如孔父嘗啜不糝之藜羹汝是宋織

信矣為珠之美玉一張烏凡屢縛還穿百結鶉衣無針

可着哀同庾信輒復望鄉檄異陳琳不能愈疾披岷山

迷浩汗。在諸公自成峻址。我也。但仰嗽崎城府之中。非
無清旭。松筠之際。亦起碧濤。爭倩倩以披顏。競駸駸之
逸足。倘諸公朗鑒。存我愚衷。卽是皇天。並叨覆照。今日
蜀中叛將。如楊子琳者。卽公孫也。猶然恃險。嶺南叛酋。
如馮崇道者。卽侯景也。尚未生擒。况極目中原。音書都
斷。瞻言北斗。干戈正深。世亂畏人。到處如千里之井。浮
生問俗。焉能盡九州之箴。戰血殷然。軍聲未已。倘如葛
洪。以尸解証仙果。我志定矣。若爲許靖。因避難走交趾。
我力豈能。自分丹砂一成。卽與家事判訣。至今無成。能
勿涕泗如雨哉。○晉太守馬岌。造宋織。不得見。銘曰。丹
崖千丈。青壁萬尋。其人如玉。爲國之琛。汝貴玉爲琛。句
正謂諸公。貴不得見。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劍。以周
宋爲鐔。公自喻誇大。其說於諸親友前也。

暮秋將歸秦畱別湖南幕府親友

舊編未陽
後。今移此。

水濶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四句

歸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憫弊貂裘。四句

別湖南親友

蒼梧萬里。水濶無垠。白帝三秋。天高難問。我出峽至今。
途真窮矣。欲不哭而不能。身愈老矣。欲不愁而難禁。湖
南大府。才能聚會。大府諸公。德業最優。宜有援我窮途。
憐我衰老者。徒使我衝雪北歸。乃貂裘自敝。綈袍不聞。哉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舊編未陽
後。今移此。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竟

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六句

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二句

意與汝寓居同谷。距今洞庭相逢約畧十二秋矣。中司
戎爲臺郎。亦曾賜履。然未嘗供職。徒然抱慚。王粲登樓

賦曰雖信美而非我土兮曾何足以久留登樓之興我亦倦矣當年膠漆之情何人可並今日泥塗之內誰復見收子固李膺李固我非杜喬杜密從來李杜本是齊名今日齊名誠為忝竊當此暮秋朔雲寒菊離情倍添子去矣我從此逝矣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時侍御扶
櫂還京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夜無聞六句舟中夜雪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二句

懷有

湖南冬不雪今北風直吹桂水夜雪紛紛下矣此時南樓之月暗中自度不知有月與否北渚之雲為寒已深不知雲行與否不但雲月即雪亦不見偶於燭斜而覺舟亦不聞而重而無知昔王子猷山陰夜雪訪戴安

道今雪方紛紛雖有山陰何從而識惟有聽雞鳴一憶君云爾○南樓非武昌南樓亦非岳州之岳陽樓按柳子厚集有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詩是南樓即在潭州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葉帶雨不成花

四句雪

金錯囊垂罄銀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

公自注何

遜詩城陰度壘黑昏鴉接翅歸○四句對雪

長沙地暖不宜雪而雪是為犯蓋北不可侵南也既有北雪則有胡雲宜長沙萬家一時寒極耳方隨風而飄或有或無若間當空之葉及帶雨而霏半雪半雨不成六出之花此時對雪那堪無酒奈囊垂盡矣金錯既盡雖有銀壺酒易賒乎若酒而賒矣對雪而飲那堪無伴誰為我共竭此浮蟻者庶幾待至昏鴉雪霽鴉歸即客亦來可與共竭也已

暮冬送蘇四郎後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

埋照久余病長年悲六句贈蘇四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歲

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緇為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六句適桂州

子即蘇季子宜佩六印今雖未佩已客侯門况詩工古體此行何難賦詩却冠耶賢如兵曹埋照既久病若老夫長年所悲兵曹此行須知桂州叛將猶盧綰也桂州諸蠻即樓蘭也征者征斬者斬更不可緩蓋歲陽初動臘盡春回王化久衰亂極思治桂州有虞舜祠九疑為舜葬處兵曹此行如入蒼梧廟中能無慟及先帝乎○桂州叛將朱濟時糾合諸蠻據險為亂官軍討之不克兵曹之行為此蘇季子歷說諸侯合從伐秦佩六國相印公欲兵曹連結諸經畧節度并力討賊如季子合從故起有六印句其後容管使王翊藤州刺史李曉庭義州刺史陳仁瓚結盟討賊賊方平又後父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

徭射雁鳴桑弓四句歲晏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

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杆軸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

休枉射南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

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私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

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以上譏時事

北風一起瀟湘洞庭一望皆在雲裏北風起而天寒天寒而網罟凍則漁父窮矣漁父窮莫徭出長沙郡雜有夷蠻自云先祖有功常免徭役莫徭以名天寒風勁弓勁弓鳴莫徭出而射雁矣猶憶去年米貴潭人詘於其前軍食乏今年米賤潭人詘於用而農夫傷彼達官但知厭酒肉耳焉知杆軸空也或者射雁以需乃楚人重

魚不重鳥莫徭雖張弓射雁亦焉用此當此天寒魚窮於下鳥窮於上潭人粥男女還租庸者比戶皆然是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絹謂之租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今粥男女租庸之廢久矣還租庸者徒存其名耳本朝錢法盜鑄者死乾元間錢法頗修今私混公偽亂真奸商不分國是如此亂何出息豈獨潭州萬國城頭皆吹畫角欲望此曲終時豈可得哉○莫徭射雁將以輸租以見昔為莫徭今亦不免於徭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劍遠老臣餘此生

二句提綱

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

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荆衡魂斷

舸航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十句通承首二句

此生為先帝也弓劍既遠小臣此生不過餘耳所由伏枕江流遠身延闕於白頭之日餞爾上京丹鳳之城不禁繫懷也自傷屈宋何緣暮年偏戀荆衡何意臥病不遷乃送君舸航瞻言沙水繼又自壯曰苟一日焉肺病稍愈赤霄之行豈終留滯哉

自潭入衡州復回潭岳詩

大曆五年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愛而不見情見乎詞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

淚幽吟事如昨四句開帙見詩嗚呼壯士多忼愾合沓高名動寥

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畧錦里春光空爛熳

瑤墀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傍龜鼉樗杜秋天失鷗鶚八句

痛常侍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纏冠

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番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六句白傷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

潤服食劉安德業尊四句漢中王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

與招魂二句敬使君

我上元年間居草堂時當人日高公為蜀州刺史題詩

壯士意氣過人當時才名震動天下其貽我詩者歎我

悽悽不得志求友情深也乃我誠悽悽君亦鬱鬱蓋公

忼愾有大畧如策王永無成佐哥舒收九曲地上疏論

三城成若此類者其感時匡君素所蓄積特未盡展耳

回首錦里春光已非憑弔瑤墀侍臣安在既流落湖

南長與龜鼉為伍公亦長辭鄂杜不見鷗鶚高騫公詩

曰愧爾東西南北人不知我東西南北亦自有說耳公

詩曰豈知書劍老風塵亦猶我白首扁舟止餘老病身

耳所以然者寇盜尚存甲兵未淨况西番邊塞最多充

斥南渡衣冠不免崩奔然則東西南北白首扁舟我豈

得已哉公逝矣存者漢中王瑀敬使君超先耳乃漢中

雖在汝陽已薨鼓瑟空悲曳裾難覓獨漢中文章為今

日曹植其德業亦今日劉安也至於使君詞翰亦如宋

玉山陽之笛空然思舊宋王之詞庶足招魂哉○漢中

王嘗絕葷斷酒必究心於服食神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王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公自

再鎮蜀都余後參幕府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鳧聊暫出蕭雉

只相馴前四句同在嚴幕後四句使君歷任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鄰聯翻

匍匐禮意氣死生親公自注嚴公既歿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甘脆之禮各數若已之處聞

焉及夫人傾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真所謂一死一生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以見矣張老存

家事嵇康有故人六句言使君能盡死生之誼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

辛二句自述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

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六句言升沉之別壘篋鳴自合金石

瑩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

巾六句追叙交情曠絕含香舍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

湖春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涸中鱗

八句自傷

憶昔與公同在嚴公幕中時方艱危皆參大府特君先

我後清塵稍間耳君參幕而後入為中書繼又奉使乘

槎致身要路未幾出為縣宰飛葉今之鳧入署臺郎馴

蕭芝之雉乃公於嚴公其高義則始終以之昔衛青寵

衰門下多去獨任安不去嚴公逝後君能始終其義存

歿不渝是亦任安也嚴母繼逝門第荒蕪君不惟嚴母

在時甘脆不缺暨乎既歿經紀靡遺真喪撫孤情義交

至比諸張老存趙武家事山濤撫稚康孤兒而我獨負

恩為抱疚耳君雖志在山林欲為巢許然才堪廊廟不

異夔龍尚冀鵬圖轉盼熊軾王鳧蕭雉豈足久羈夫鵬

圖熊軾君既磊落衣冠之地東西南北我只蒼茫土木

之身今日升沉判矣言念墳簞之誼豈渝金石之盟回

首羅江握手如昨追維錦水結歡未忘惟是歲月如流

舊遊不再不禁沾巾耳况畫省違香江樓伏枕早年致

仕已停雙闕之駿垂老他鄉頻回五湖之雁長卿之消

渴難愈原憲之藜羹不周蒙叟長飢監河誰貸未卜使

君能為我一

起涸鱗否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賢良歸盛族我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

豈珠玉環堵只柴荆六句叙甥舅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

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鳥反哺聲永嘉冬

北至勾漏且南征八句送之郴州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

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六句慰之勉之

唐族盛於崔氏凡係我舅無不賢良而知名者漢末名士徐庶為尤當年所交者乃崔州平之流舅氏是也何無忌為劉牢之甥舅是劉牢我非無忌然既為外甥必似其舅但我不能如衛玠為王濟甥而似珠玉但泥塗而已又不能如魏舒為舅氏成此宅相但環堵而已一身衰老悲世無徒窮年驅馳厭亂未息今日時氣當春餘然江上之別灑淚如血淒其渭陽之情痛舅氏在而

林鳥一身偏聞反哺之聲晉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至德後兩京衣冠多投荆南有如永嘉今日舅氏自北南往郴州不足戚也昔年葛洪欲求明必願為勾漏令今日舅氏且南征耳左氏云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亮崔係盛族似此知名豈終錄事或者交廣世亂密邇郴州此則舅氏所憂不知盜賊終當自平也况郴州涼冷橘井淒清同是炎方獨稱仙境行矣舅氏叱馭而往蠻貊何憂居官立志在能自靖而已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四句送明

論交翻恨晚臥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四句

趙氏為連城璧茂宰得此卓然持出矣明府未到治魯恭馴雉早逐舟前明府將到治潘岳名花已開滿邑我幸與論交因遲暮反添其恨况逢春日因臥病轉益其愁明府到治後必當惠愛南翁俾之欣喜后以餘波徐

及老身庶今日恨晚
愁春我心亦少慰夫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

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二句崔郎中才美膺推選君行佐紀

綱二句魏司直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

賈裝四句勉之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二句送憑報韶州牧新

詩昨寄將二句寄韋

選司分於五嶺以其遠也朝廷以崔郎中為使者掌選嶺南已歷三湘去矣夫推選非輕才美堪任崔固無愧佐之者亦非易事蓋選曹為紀綱地判官以佐紀綱者君行勉哉當知紀綱以公明為主而佳聲雅節之所關明則甄拔不爽如山濤之啓事佳聲亦播公則嫌疑不

君行矣從此故人湖外愈少從此春日嶺南愈長此處有韋迢為韶州牧曾寄新詩今憑判官往報前所云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者此其驗矣○新詩即養拙江湖外一篇陸賈使南粵用於嶺南甚切

同豆盧峯貽王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為夢蘭

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以上美員外賢子

謝庭瞻不遠點員外潘省會於斯點豆盧唱和將雜曲田翁號

鹿皮二句和詩意

此員外賢子利器則歐冶劍神駿則大宛馬符采橫發而無敵精英早達而聰明生而鍾祥已應燕姑夢蘭之兆長而對客便膺郗詵折桂之知况經術淹通其學既富羽儀卓犖其表不凡既為李員外子是謝庭玉樹式瞻不遠會於豆盧峯家是潘省雲閣即會於斯豆盧言有作我從而和之所唱和者即將雜之曲李員外攜子

夾會是為將雛員外為鳳賢子為雛至於我
不過鹿皮翁耳唱和之詩於賢子何有哉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卒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
相呼疾沙邊自宿稀六句歸雁繫書無浪語愁寂故山薇二句故鄉

感之

我自去春來潭衡陽之雁兩度北歸矣雁北歸者又北
歸人南征者更南征耶初見其雙雙然瞻客而上若有
情於客者徐見其一焉背人而飛若無意於人者况
欲歸而雲裏相呼即信宿而沙邊已少我欲繫書其足
一問故鄉原不比上林浪語無奈故山之信寂寂不
來雖薇蕨關心亮已無主是我書亦無煩雁寄也已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寒北

春陰暮江帶日暮鴈六句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二句借雁

傷

雁畏寒欲雪即違胡地來何早也雁畏暖先花已別楚
雲去何速也當其違胡地而來曾留清渭之影及其別
楚雲而去爭鷺洞庭之羣計爾到時塞北之春已暮定
知去後江南之日早嗚嗟爾歸雁其中豈無傷弓落羽
行斷難歸者哀鳴之聲奚忍
聞耶窮途之客何以異是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二句小寒食春水船如天

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閒過幔片片輕鷗下急

湍四句舟中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二句作詩之意

佳辰不得不飲亦只為佳辰強飲耳飲則飲矣食猶寒
者以小寒食也此時隱几蕭然鶻冠還戴舟中何事但
見春水方壯船力所浮如在天上春花雖發老人看去
如在霧中有花則有蝶過閒幔而戲人有水則有鷗下

滿而伴我小寒食舟中如此我心常在長安耳長安在極北以極南望極北雲白山青奚翅萬里此萬里遙安者知道是長安何忍置長安於度外哉○是長安是字極痛當時逆節諸藩昧於星共若以直北為不是長安者故作此喚醒語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提出為客以下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

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三句可憐處處巢君室何

異飄飄托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四句來舟中

我去春至潭所見燕子銜泥今已兩度此燕子豈無故園有故園則有主舊日故園亦曾識主如今社日竟遠看人於萬里外乎誠舊主無不識也惟其人祇有看耳最可憐者君之室處處巢編奈終非故園何雖曰君室終難托身既難托身依然流落所以船檣之際暫來一語忽還飛去直至穿花不返落水靡依傷如之何故○

清明

看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眉爭

道朱蹄驕鬣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

征行在眼前葛疆親近同心事以上叙清明遊人金鏡下山紅日

晚牙檣揆掩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

以上遊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非吾

道况乃今朝更袪除四句自傷

清明當上巳繁華矜是日矣無處不然亦無人不出泛舟遊者有渡頭佳人騎馬遊者有爭道俠客勝地何在汎汎西古寺是也相傳湘西古渡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峯叠秀下瞰湘江信都會也此間士女輻輳固宜諸將

何爲結隊爭至其王將似馬援雖征行在卽而不顧其
佐將似葛疆亦自恃親近而陪遊一何河上道遙耶未
幾遊倦金鏡下山者紅日已晚爭道朱蹄亦去矣牙櫓
振施者青樓尚遙渡頭明眉不見矣長沙千人萬人出
者忽而千人萬人安在哉因歎古時喪亂大畧可知人
世悲歡偶然相遣我長爲楚客寒食無家寂寞於千人
萬人中潦倒於翠柳朱蹄際所思者弟姪耳雖存而不
得書所苦者干戈耳久客而猶未息凡此少壯非我思
存何事逢迎相與徵逐夫清明而弟姪各方我滋戚矣
又逢上巳方祓除已往之不服又何暇於逢迎新進哉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公自

注斗魁下兩兩時論同歸尺五天公自注里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北走

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風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

歸范蠡船前四句家聲相若

韋杜衣冠世族代不乏賢其地皆在未央宮左雖爾家
之象最近三台韋所獨也乃時論言天同歸尺五在所
同也爾北歸長安關山春暖雨雪若爲爾開我南滯湘
潭花柳春殘雲煙若爲我塞豈洞庭之春色獨非悲公
子歸而故人留耳昔范蠡扁舟泛湖忘返今杜陵遠客
滯此不歸豈無鄉里衣冠之思似有越人蝦菜之戀亦
何爲哉○越人呼海錯爲蝦菜
卽公小白詩風俗當圍蔬之義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

妬紅花却倒吹四句風吹花困懶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

怯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四句舟前濕久亦

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

避伯勞四句諷辭

七月桂枝爲江上人家之物宜自愛矣當此春雨曼出
疎籬能免取侮哉影遭碧水潛來勾引之嫌風妬紅花
不負倒吹之虐我於舟前見此花情困癡聊賴無依既
怯勾引之水光又怯倒吹之風力何復籍哉豈不憐
生憎此花當其漫出疎籬自取輕薄所以雖飄懷袖眼
裏分明不復來接誠自待珍重不屑與輕薄者爲緣
未幾傍舟楫者濕久飛遲或去縈沙或往惹草嗟此桃
枝竟與沙草爲伍耶此時不獨見棄於人并見棄於物
彼愛花香者惟蜂蝶今似生情性而不來偷眼窺者有
蜻蜓忽然避伯勞而飛去落花輕薄自取見棄耳失身
當戒卽落花可鏡矣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
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生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
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厨松

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

以上賦岳麓山道林

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
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此煙霞茅可誅桃源
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
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
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謝客尋幽慣細學何顯免
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

以上宋公放逐居

曾題壁物色分畱與老夫

公自注之問也

玉泉南有麓山寺與道林寺林壑紆迴爭勝二寺之門
其高開處皆向洞庭野二殿之脚其挿入處皆至赤沙
湖高大如此所以佛骨冷五月之風湖山無寒暑也香
爐朝六時之樂天人無晝夜也地靈產肥雪山之草步

步而生。二寺同也。僧賢性慧。滄海之珠。人人而得。二寺一也。以言塔劫。其宮墻壯麗。麓山與道林悉敵。以言香廚。其必道清涼。道林與麓山俱然。其命鳥鳴。拂蓮在者。二寺交响。其三足鳥。照耀金榜者。二寺雙回。景象如此。此即方丈。何必入海而求。空費時節。此即玄圃。更欲尋源而訪焉。知有無。而况二寺即在西岸。勝遊正值艷陽。斑白之身。舍此奚適。謀茅之地。舍此焉求。且桃源人家。制度易於為力。橘洲水鄉。膏腴足以資生。人民有淳朴之風。太守無喧呼之擾哉。因歎昔人避亂。晦迹遐方。今我微軀。此地可適。從此依止。老宿而未晚。更何富貴功名之可圖。謝客尋幽。從來本慣。何顯逸興。忍令其孤而况此山。其為境一重。一掩。即我肺腑。信乎尋幽慣矣。其為物。山鳥山花。即我友于。信可免興孤矣。豈獨我哉。當年宋公放逐。經此。其題壁遺跡。至今分留物色。以資老夫之遊。老夫存此題詠。使後人憑弔。老夫亦猶老夫。憑弔宋公云爾。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四句

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二句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二句

送別

我少遊郇瑕別君四十年矣彼時一命猶微今已簪筆御府夫君奉天子簡書至此是王言不宿時而泊船洞庭湖者為訪我故耳且貽我四韵其中寫到郇瑕別况使人難讀今日泊船把臂正當洞庭春深時四十年中豈繫無春似四十年來之春偏深於今日把臂前也君此來為按百粵行見簪筆南去我客湘江引領待君能勿黃帽欹斜哉

白馬

時崔瓘見殺於臧玠白馬瓘所乘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四句
近時主將倭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四句

崔瓘被殺白馬從東北來者。但貫雙箭。馬上郎意氣不復見矣。昔楚人貪商於而絕齊。秦人負商於而敗楚。商於地止六百。構繫無已。今主將被僂。賊臣交戰。中夜未休。蓋意在據潭。猶楚人貪商於地也。夫喪亂之時。死者多門。或得其正。或不得其正。崔瓘之死。誠得其正者。使我淚下如霰耳。○按臧玠犯州城時。以殺達奚觀為名。崔瓘惶遽。走逢玠兵。遂遇害。自馬東北來。正合道逢遇害之說。

入衡州

時衡州刺史陽濟。同道州刺史裴虬。合兵討臧玠。公避亂入衡。兼依濟。且由衡及郴。時公二十四。舅攝郴州也。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以上舉往事說。入以見致亂之故。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堵墻。獨

微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燒。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沉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以上叙崔瓘被殺。銷魂避鋒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胼胝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轉妨。悠悠垂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在柳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以上叙避亂入衡。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持

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續

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勇銳

白起強公自注蘇生侍御漢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

蛟蚋焉能當以上頌美衡守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歷

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

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

鸞鳳我師稽叔夜世美張子房公自注彼椽張勸柴荆寄樂土鵬

路看翱翔以上入郴州

國家用兵久矣其興衰之故亦看帝王所為何如耳昔者漢家威儀甚是照耀祿山一動遂至猖狂老將如哥舒翰者潼關失守兩京隨陷從此清邊皆生戰場夫潼關失守誰能守之哉而祿山敢作亂者明皇優容之故耳

甚矣匿瑕忍垢適以長亂河岳金湯不足恃也今日河北重鎮割據一方駕馭權輕紀綱廢墜以至軍州將帥各自為制寬猛任性往往失宜何怪偏裨驕悍不能復馭篡弒公行哉崔瓘本苦節士與世寡合其為郡無論其他即如寡妻人所易虐者自崔瓘為郡使之得所如兀者安於堵牆蓋由潭俗凋敝民為邦本故哀矜以為常乃馭將則非其任也夫府庫之財支給軍士無須過防者况於已則恕待人則苛能無召多憂增內傷與府庫封賜予吝偏裨卒伍衣食不給因而元惡以似是之言煽惑帳下逆謀洩主將僂湖南罹殃矣向者限酒肉單衣裳今也劫府庫分粟帛不獨火焚徹夜甚而殺氣吹湘夫福善禍淫天道明徵亂臣賊子難逃冥譴今何顛倒渺茫也潭亂如此我將安適於時銷寇避鋒鏑之加重踞穿豺狼之窟行藏不定進退維谷猶幸兒歸免禍女乳在懷雖已脫虎口而遄行似屬僥倖不能叱白刃而使散有愧激昂蕭條水陸之程地不服下矣洎沒漁商之侶人不暇擇矣報主年衰入朝路阻明知薄俗悠悠且隨亦有剛腸鬱鬱坐困計惟衡州是適耳俄而路窮洲渚帆轉林篁遂由郴岸達衡陽焉城頭華表雲鳥高騫宅裏名園花香撲鼻而况旗亭壯樓櫓雄入具

境知刺史矣。刺史何人。陽中丞濟是也。巖廊重望，彈壓邊疆。蓋刺史而兼中丞，則以推扶顛，既為柱石，以標獨坐。更凜風霜，我舊歲入衡，已親瓊樹。今茲繼繼，定慰蒼黃。而問誰似劇孟之俠，為七國所畏，似馬卿之才。更四賦皆長，刺史門闌有蘇生在。夫蘇生俠是劇孟，才是馬卿。乃其勇銳，又是白起。以坑賊臣，何難之有。今日各州刺史，協力討賊，問罪之師，形勢已富。夫師出以律，否臧則凶。果爾凱歌，則與否臧懸絕。是氛埃立掃，臧玠蚊蚋不足當其撲滅也。我由郴州達衡州，更由衡州往郴州焉。蓋郴州橘井，從來古蹟。蘇耽仙山，足引舟航。我此行正厭暑雨，乃此地最為清涼。况諸舅當州事，頻繁之時，有書札屢及之。誼彼江總，原托外家，是莫親於舅氏也。謝安從來乘興，是莫美於仙山也。自愧下流，難為外家。珠玉縱然擇木，羞稱舅氏。鸞凰然所師者，嵇叔夜所依者。張子房，此處崔公。實叔夜一輩。幕中張椽，亦子房一流。我柴荆樂土，若將終身。舅鵬路翱翔，會須拭目。郴州攝事，豈足老我舅氏耶。○按崔瓘以士行修謹聞，為湖南觀察使，將吏寬弛，不奉法。少以禮法繩之，下多怨者。此詩直從朝廷御將寬猛失道說來，以見悍將驕卒，習以為常，宜乎不服。崔瓘雖東，南此禍也。當年朔皇忍股。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垢召介狄浸假至肅代習為故事。崔旰殺郭英義，而優容之。朱希彩殺李懷仙，反以為留後。今臧玠殺崔瓘，偏裨上表，欲以節鉞歸玠，無非君臣忍瑕垢之過耳。故歷言之。馬卿劇孟，舊比刺史。未合，但張儀願為門闌之廝。白起盡坑長平之卒，繼又以兩人比渙，則渙為人可知。

愧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甿，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我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澆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以上舟中苦熱遣懷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旣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鄰好彼克修，天機自行。

明斷南圖卷雲水北拱戴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

以上奉呈 陽中丞 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

衰悞 四句通簡 偏禪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回

首增憤惋 四句言藏 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

地謀畫焉得筭王室不肯微凶徒畧無憚此流須卒斬神

器資強幹 六句誦 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歎 二句

我自愧為湖外客無討賊權坐視此亂混黎甍徒奔竄耳彼崔瓘平生心事無愧無怍反遭帳下之難我不能一叱元惡出賢良於白刃安在其為丈夫特亦沒齒埋沒而已雖曰風疾豈不抱疚但既以風疾為辭不得又泊湘岸逗遛其地故遂脫身奔竄也夫舟熱雖苦垢膩喜獨道暍難堪蒼生宜救猶幸中丞有連帥之職封內事無大小其權皆得親披非我湖外客比前驅問罪整旅啓行率此切劘直搗賊窟一中丞已足當之況上游

健卒將集長沙鄰好克修獨斷在我南圖封豕卷雲水而直殲渠魁北拱朝廷戴霄漢而共獎王室美名著長策紓矣我既奉呈陽公因而通簡臺省若裴公虬若李公勉今皆會師於衡數公子者或臺或省皆有伐叛之心起懦激衰其矢將伯之義所望中丞能帥先耳况偏禪諸將同惡共濟三次上表以明臧玠之無罪欲以節鉞歸之其鹵莽無知畧同一貫此始謀之人不知為誰不禁回首增憤耳若諸公不早除兇使賊臣據有節鉞事不可為矣諸公中李端公尤屬宗英其守職昭煥必能出奇制勝料敵如神於迫脅之地變通不格其所謀畫豈由人筭中丞有維翰之托宗英有維城之寄扶王室殲兇徒决不使王室卑微兇徒驕橫其兇徒必盡殺乃止然后神器莫強幹張即王室不微矣我懷憤惋尺寸無權扣寂賦詩豁煩自遣耿耿此心付之長歎皇天在上實鑒臨之而已○呈陽中丞曰此流須卒斬呈聶令曰與在北坑趙曰斬曰坑盡絕之辭蓋亂臣賊子不容覆載當時朝廷姑息養亂公慮諸君復有杜鴻漸調停崔野衛伯士調停楊子琳之事故切齒言之唐藩鎮有事皆用偏禪上表假衆論以脅制朝廷故有偏禪上表句三上言其要求不已也或曰初崔野殺英又楊子

琳起兵討肝，仕鴻漸各授官以和解之。及子琳攻肝，敗還。縱兵涪，夔，補伯玉請於朝，以為峽州團練。及賊玠、崔璿、子琳聲言問罪，取賂而還。公詩所謂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者，合前後三叛言之。按子琳兵時初發，澧州取賂而還，事尚在後，未合。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

四句雨前

層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

二句江閣對雨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

軍二句有懷裴公

江漢為南國之紀風濤甚壯無奈陰晴之象久而不分使行地之日為流度山之雲亦濕也未幾雷鳴層閣雨布長空雨何來耶自銅柱北也伏波之軍得雨應洗端公到而義旗所指罪人得凱歌作其此象與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呼

已十年儒服傲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

以上學校久衰我

行洞庭野歛得文翁肆侏侏胄子行若舞風零至周宣宜

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

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講堂非曩構大厦

加塗墜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

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堦圯耳

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

以上新學堂成

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

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

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以上寫所呈之意

自安史作亂。旄頭久彗。紫微矣。先師俎豆。委於草莽。金甲盛。則征夫之休。息無期。儒服敝。則學者之素志不振。當時國學室堂。半居軍士。成均重地。委諸宦官。鄉學可知矣。不謂洞庭。忽開文翁之肆。旋見胄子。來詠舞雩之風。豈非周室中興。聖道未墜。雅才足賴。渙然更新。與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衡山雖小。大義首恢。具見縣尹之心。根源舊宮之地。其講堂。則新建。非曩構也。其大厦。則舊製。加塗墍也。其嚮高宮。廣則百人可容。一望深遠也。夫詩書可為干櫓。衣冠可禦強暴。魯僖修泮。淮夷率服。當此亂賊充斥。安在文教。不足革心。今日雖無三千之徒。乃戎馬之氣。卽此可壓矣。於時林木蒼翠。於戶庭。若見杏壇之茂。清泉澄湛。於朱夏。若挹洙泗之源。書聲徹。殺氣消。則紫微耀。麓頭滅矣。夫下邑儒生。得與文翁之肆。豈長安胄子。終外孔父之門。我繫懷故國。幸見新學。忽減愁思耳。南紀波瀾。指日應收。西河風教。從此共闡。雖太史軒車。採風不至。乃老成文獻。載筆寧忘。所為感激高歌。勿使仲尼之道。將來墜地。則陸宰明德。亦與此堂俱遠也。○時臧孫作亂。於潭篇中。戎馬殺伐。南紀波瀾。皆

禾鳳行

公以朱鳳
比陽濟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顛求其曹。翹垂口噤心甚勞。四句求曹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

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鷓鴣相怒號。四句求曹之故

瀟湘之山多矣。衡山為高。猶陽濟有連帥之職。為諸侯長。衡山有朱鳳。羣鳥隨之。衡山有陽濟。諸刺史從之。乃朱鳳之聲。嗷嗷然。若有所求矣。聲嗷嗷者。如控大邦。哭秦廷。為求其曹耳。求其曹者。懼勢孤力弱。故側身長顛。又恐其曹不協力。而嗷嗷愈急也。陽公身攝連帥。同爾兄弟。詢爾仇方。其移檄乞師。情有如此者。人但見其翹垂口噤。不過側身。聲嗷嗷耳。豈知其為心誠甚勞哉。心中黃雀。最小。猶難逃也。願分竹實。以及螻蟻。使不為鷓鴣所殘。是則朱鳳之心耳。陽公之思。急拯百姓。何以異

是至於鷓鴣若滅玠輩盡撲殺之使相怒號亦不惜矣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韵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二句義士烈女家風流我賢紹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後屈跡縣邑小六句

令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漑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旄孤

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鶴鶴矯禮過宰

肥羊愁當置清醪以上書致酒肉之故人非西喻蜀興在

北荒趙方行柳岸靜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

少問屏消息真開顏憩亭沼公自注滅玠殺崔瓘長沙擾

師已至袁州比楊中玉子琳亂聞崔侍御濕乞師於洪府

未陽有令忽馳尺素訪我荒江出意外矣蓋因此令非

他人係義士聶政烈女姊嚮之家其風流不同今能沼

其美烈有此訪耳即狄相孫各兼暮者亦以人倫之表

相推惜今以翰林後人屈於州縣也今日訪我豈非知

我哉知我荒江阻水已值半旬為值滅玠之亂殺元戎

飛白旄我之孤舟鬱鬱難開處此僻路悄悄殊甚不能

如猿猱捷足馳於山巔鸛鶴矯翅翔於雲際窮途甚矣

酒肉見遺斯禮也視宰肥羊而過之此愁也得置清醪

而可釋殲賊之興因而勃發顧此賊臣非如司馬於巴

蜀可喻以檄當如武安於趙卒悉委諸坑我思與賢宰

一話此事奈方行柳岸江漲難前但聞侍御乞師自洪

州來已至袁州中丞勁卒自澧水下已臨潭境側耳聽

之消息已真對此亭沼喜動顏色我且泊此方田驛側

耳聞滅賊好音也○公卒於耒陽未嘗回潭考鄭谷詩耒陽墓於耒陽似為有據不獨元稹墓志竟以寓卒為

